

看 9 媒體

VOL.

媒·觀·報·告
貳零零捌年五月

真實的聲音
台灣紀錄片觀察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穿梭
紀錄片工作者勞動條件調查初探

與被攝者同在
洪淳修的「紀錄片觀點」

陳冠希自拍照風波

環境保護是立即的戰場
專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愨欣

日本主要政黨提案規範網路「有害」內容

看媒體

VOL. 9



發行 管中祥

主編 林玉鵬

執編 鄭凱同 蔡蕙如
吳儒佳

美術 曾曼琳
joeanx@gmail.com

編輯 許家雋 李美寶
劉淑薇 鄔嘉綾
王玉燕 唐可歆
葉冠好 黃楚翔
陳琬尹 何宇珊



MEDIA WATCH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電話：02-2364-3062
傳真：02-2364-3032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十號六樓之一
網址：www.mediawatch.org.tw/
劃撥帳號：19419651

紀錄片風潮

1 真實的聲音——台灣紀錄片觀察
文／蔡蕙如

3 我最愛的紀錄片

採訪／李美寶、鄔嘉綾、何宇珊、蔡蕙如

5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穿梭——
紀錄片工作者勞動條件調查初探
文／王玉燕、劉淑薇

7 與被攝者同在——洪淳修的「紀錄片觀點」
文／黃楚翔

8 素人自拍——社區大學的影像培力
文／葉冠好

9 精選紀錄片推介
文／媒觀編輯部

11 關於「紀錄觀點」的幾個觀察紀錄
文／魏均

公民發聲

13 環境保護是立即的戰場——
專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愷欣
文／鄭凱同

媒體勞工

15 專訪壹週刊記者簡竹書
文／陳遠宜、唐可歆

- 捐款一千元：可獲媒觀電子報、媒觀報告優質節目專刊，另可獲下列贈品擇一。
- 捐款二千元：可獲媒觀電子報、媒觀報告優質節目專刊，另可獲攝影集《家園重見·走過九二一》或下列贈品五擇二。
- 捐款五千元：可獲以下全部贈品，數量有限，若贈送完畢，本會將以其他贈品代替。

DVD · 把名字找回來

DVD ·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

DVD · 有怪獸

BOOK · 台灣傳播研究史

BOOK · 解構媒體：媒體公民交戰守則

BOOK · 新聞控制與反控制：紀實避禍的報導策略

媒體觀察站

17 陳冠希自拍照風波

文／陳琬尹

18 專訪《追獵藍色巴爾幹》作者、獨立記者張桂越

文／鄭凱同

★ 媒體觀察站節目是由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教育廣播電台聯合製播，每週五下午六點十分到七點全省聯播 FM107.3。媒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在本節目中，將深入探討當前台灣媒體現狀種種議題與現象，使您成為更主動的閱聽人。

全球之聲

19 日本：主要政黨提案規範網路「有害」內容

原作／Chris Salzberg 譯者／Leonard

媒改評論

21 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

從龔濟（張作錦）的一篇投書文章談起

文／郭力昕

心得分享

23 2008 冬季媒觀營隊紀實

文／陳雅萱、李佳欣

舞影者

25 影像背後的暴力

文／管中祥

媒觀行腳

26 九十七年度一至四月 文／吳儒佳

ADVERTISING

MY SHARE 網路書籤

超強分類彙整的網路書籤整理功能，輕鬆匯入IE我的最愛，走到哪用到哪，輕鬆網友分類整理後的精選文摘，直接儲存網頁的網路剪貼簿功能，認識有相同喜好的朋友，隱私權限可以自由限定，完全不需任何費用的終身免費制。

LINK NOW：<http://myshare.url.com.tw>

真實的聲音—台灣紀錄片觀察

文／蔡蕙如／媒觀組織發展部主任

在一九五〇年代，台灣大部分的紀錄片製作由國家所操控，像是國防部的中國製片廠與省政府的台灣製片廠。戒嚴時代下，紀錄片的功用與目的就是為執政黨發聲並且實施政治教育，影片內容也以保守、貧乏為名。紀錄片在台灣的發展初期就被政府所箝制，所以當時《劇場》雜誌的出現，可算是對於此種箝制的反叛。

《劇場》雜誌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一共發行九期，主要討論西方藝術電影、前衛電影為主的刊物。最為特別的是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期間曾經舉辦過兩次電影發表會，算是台灣最早的短片創作發表，其中包括了紀錄片與劇情片，內容則以個人色彩、實驗手法為主。其中，在一九六六年發表了第一部關注小人物真實生活的紀錄片——《劉必稼》，這是陳耀昕留學加拿大的畢業製作，當時他深受紀錄片《北方南努克》的影響，技巧性地處理政治禁忌，拍攝一

個花蓮老兵的故事。

一九七〇年代電視公司開始製作介紹各地方風光與民俗的報導節目，與過去宣揚國教、發揚政治權威的官方紀錄片不同，開始將鏡頭轉向台灣本土的風俗民情。值得一提的是，由電視公司委製，黃春明與張照堂等文化工作者所完成13集的《芬芳寶島》，突破過去製作新聞片專斷的模式，用大量的調查資料、人文關懷的視角加以深度拍攝。另外黃春明為漢聲所拍攝的《大甲媽祖回娘家》先花一年田野調查的時間，第二年才開始拍攝，這在當時也是十分難得的拍攝方式。

到了1980年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但是主流媒體報導的偏頗、封鎖反對聲音的姿態，讓社會運動者轉而「自己紀錄當時抗爭的真實狀況」。像是綠色小組在一九八六年地方選舉時，首次拍攝影帶傳遞黨外選情，而同年十一月的桃園機場事件，綠色小組更是扮演了一站

在主流媒體對立面一的角色，拍出了反對運動訴求，當時拍攝過的主題也不侷限於政治運動，還有環保、勞工、農民、人權、學生運動，像是《鹿港反杜邦運動》、《工人鬥陣、車拼相挺》等紀錄影片都是當時小組成員所拍出來的。他們也嘗試獨立發行錄影帶、在各大演講會場或是夜市販售，一直運作至一九九〇年告終。

此外，董振良則試圖拍出金門被邊緣化的處境，與一九八八年一同參與編導班的同學組成螢火蟲映像體。他們帶著錄攝機參與金馬民主運動，以金門為主題加以發揮。像是一九八七年拍下金門人情的《以前到現在》、一九八九年為民進黨籍立委助選，遭到壓制而拍攝《返鄉的尷尬》、一九九一年金門攝影機禁令鬆綁後而拍攝的《找家的日子》等，試圖紀錄金門人的心聲。

同時，一九八五年公共電視委製的電視紀錄片《百

工圖》系列，是王小棣的製作團隊首次嘗試紀錄片的拍攝計畫。這系列的紀錄片以社會底層與各行各業的人口為主，開始更細緻地觸及到各種庶民生活的影像。公共電視則是到了一九九九年才開始有常態性播放紀錄片的節目——《紀錄觀點》，成為台灣唯一補助紀錄片製作、常態播映的平台。

曾經參與《百工圖》製作團隊的吳乙峰，因為不習慣電視紀錄片的商業環境，故在一九八八年成立全景映像工作室。並且在國內社區、大專院校推廣紀錄片播映、製作的計畫，以突破電視媒體的限制。一九八九年完成的《月亮的小孩》，在當時的全國巡迴播映時，引起相關議題的熱烈討論。全景映像工作室的攝製與民眾紀錄片培訓計畫影響九十年代台灣紀錄片風格的發展。

一九九〇年代，李道明原本受公共電視委製《人民的聲音》系列紀錄片，

其中包含社會運動、環保運動等具有批判意識的內容，因為郝柏村上台而遭到尺度的限制。相較於過去的社運紀錄片較易流於煽情的口白與激昂的配樂，本片重新反省紀錄片的形式，以更客觀的角度討論相關議題。

從戒嚴時代至今，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已經有極大的改變，紀錄片發展也從「官方發聲筒」的角色，在各個時期逐漸發展成一套抵抗的發聲方式。不過，唯一不變的卻是紀錄片工作者不穩定的工作狀況——紀錄片的「手工業」環境。像是近年來頗受矚目的幾部紀錄片，例如二〇〇四年底「全景映像季」的《生命》一片，甚至引起政治人物高度讚賞與主流媒體的持續報導，但是全景工作室仍在二〇〇七年因為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終至支持不下去而宣告結束。以及顏蘭權、莊益增的《無米樂》與林育賢導演的《翻滾吧！男孩》等耳熟能詳的紀錄片工作者，幾乎都

處在苦籌資金、苦尋發行管道與放映管道的狀態下。

本期的《看！媒體》媒觀報告，除了帶您認識近年來一些內容深入、題材豐富的紀錄片之外，也採訪紀錄片工作者對於當今紀錄片「手工業」的工作狀況的感想與批判。而針對目前台灣唯一的紀錄片播放平台《紀錄觀點》的重要性與相關制度上的問題，也將深入剖析、探討。此外，民眾紀錄片運動的可能性，是否在目前社區大學等相關培訓課程得以發展，並且重新賦予紀錄片新的能量，也在本期的精采內容中。

參考資料：

李道明（二〇〇〇）。《臺灣紀錄片與新聞片影人口述》。台北：文建會。

陳亮丰（一九九七）。《紀錄片生產的平民化：九五—九八年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的經驗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我最愛的紀錄片



黑眼睛 · 24歲 · 影痴學生

我最喜歡的紀錄片—銀簪子
銀簪子一片的故事背景是一個耳熟能詳且熟知的大時代故事，而導演片中的主角卻是自己父親這樣的平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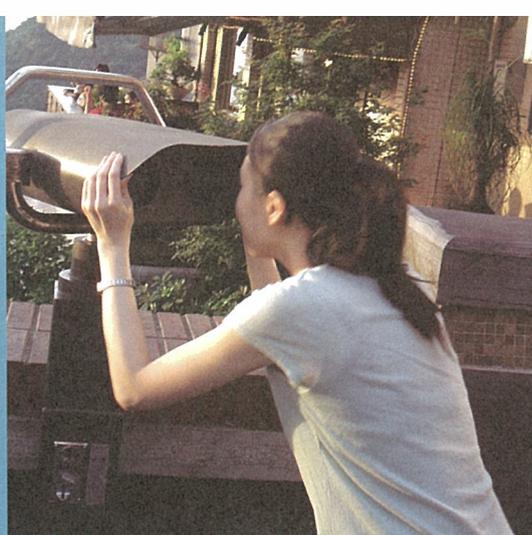
隨著鏡頭晃動，紀錄著的是六十年前隨著政府撤退台灣的幾十萬人在六十年後的生活影像與他們心中對於家鄉的想像。銀簪子是什麼？銀簪子是在家鄉奶奶身後留下的紀念物，更是每個離鄉背井的遊子對母親思念的象徵，無形卻深刻，在片中更是從未出現過。

導演蕭菊貞身為女性紀錄片導演，鏡頭細膩而大器，將榮民伯伯細微而內斂的情感沈沈地敲擊著觀眾的心，此外，更將大家時常掛在嘴邊的種族議題，昇華成各種不同對於土地的愛。片中講述的不僅只是榮民伯伯對於家鄉的思念，更包含對於台灣這塊土地切不斷的關係，在他們心中，遙遠的家鄉已成為一種想像與寄託，而在台灣的家則是他們落葉生根的地方，兩者缺一不可，更是無法被種族劃分的政治語言所切割。

對於導演蕭菊貞來說，這部片子不僅只是記錄榮民伯伯的生活與情感，更是深深挖掘自己父親內心的一段歷程，讓她重新檢視自己所從出之處。此片一出，頗受大眾讚賞，更引發後續對於眷村、榮民影像與文學的影響，可說是榮民紀錄片的濫觴。

喜歡這部片的原因在於這部片子不是一味的強調悲情與感傷，更包含著深刻的希望。片中紀錄了生離與死別（當然更有老人的凋零），讓在座的觀眾無不動容與熱淚盈眶，但是更在觀賞完影片後，讓我對於家庭的關係有更緊密的情感。

採訪／鄔嘉綾／荒野環境保護協會企劃部專員、媒觀志工



羊咩 · 25歲 · 文字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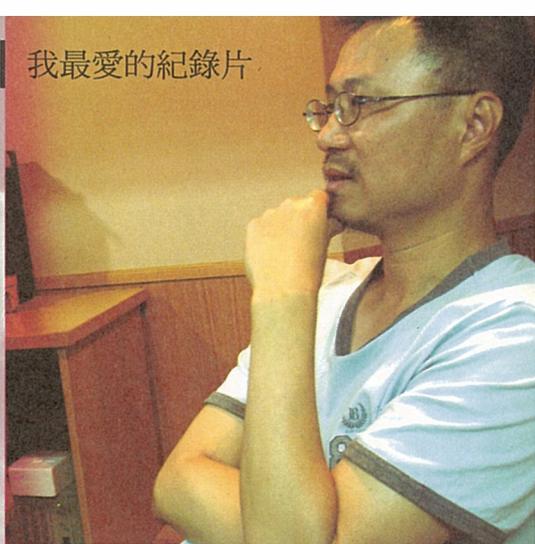
本身就很喜歡欣賞各式各樣的電影，然，大概是在四、五年前，才開始接觸紀錄片。喜歡看紀錄片，是因為它具有真實感，離真實的生活近一點。但，慢慢的，看越多部紀錄片，發現到紀錄片不一定真實，它其實也是需要編劇，那些拍攝場景也許早就安排好，那一格畫面可能是經過鋪陳後才呈現出來。儘管如此，紀錄片還是比一般電影多一份真實感。

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紀錄片是楊力州導演所拍攝的「我愛（080）」，曾經入圍多國影展。這是一部描述阿兵哥軍中生活的紀錄片，因為軍中生活苦悶，他們常常撥打080的電話解悶。別誤會，不是那種色情電話，只是因為080是免付費電話，其中又以金融業最為普遍，並且客服人員絕大部是女生，使得阿兵哥流行打080電話找女生打屁聊天。

被拍攝的阿兵哥就是因為軍中壓力大，常打080的電話找尋一個可以訴苦的對象，還曾經因此約出080客服人員見面。楊力州導演原本希望拍攝的是軍中愛情喜劇，但，那位被拍攝的阿兵哥因為承受不了軍中的文化，逃出軍營，有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找不到他，包括楊力州導演在內，最後，那位阿兵哥因為逃兵被判了軍法，這紀錄片的結果不是楊力州導演所希望的，但，這是真實。

紀錄片跟人生一樣，並不一定都按照自己的規劃所進行，這就是我喜歡紀錄片真實所在。

採訪／李美寶／勵馨基金會企劃部專員、媒觀志工



昆龍大哥·兩個孩子的爸·板橋社區大學「做個獨立特派員」同學

我最近看過《極端寶島》、《獼猴列傳之戰爭與和平》、《打小孩ok嗎?》、《誰住長江頭》等紀錄片，最喜歡的是《打小孩ok嗎?》。在這部紀錄片中，描述五個不同的家庭，相同的是家長們都會對孩子動手體罰。導演訪問了家長與孩童，了解他們親身的感受與看法。當我們全家人一起在公視的紀錄觀點時段看到這部紀錄片時，都「親身體驗」了打小孩之後的「效果」，也藉此促進我和孩子們的溝通。

平常，我都會看公視「紀錄觀點」，可惜的有時常重播的缺點。或是透過社大紀錄片影展、圖書館借閱等方式接觸紀錄片。我希望可以有更多接觸各種紀錄片的管道！因為我很喜歡看紀錄片，比起電影，紀錄片是比較「真實」，更貼近人生。

最近，家裡小朋友常會提醒我公視紀錄片的時間到了。通常，我們都是全家一起看紀錄觀點，甚至會錄下來。某些類型的紀錄片對小朋友的生活經驗是很相近的，如《獼猴列傳之戰爭與和平》、《打小孩ok嗎?》、《請為我投票》等，都會引起小朋友的興趣。不過，每次看完紀錄觀點已經晚上十一點，所以會請小朋友先就寢，待日後遇到某種情況時，會拿片中的某一段出來討論，這也就成為親子間共同的話題。直接看DVD時，全家倒是會一起大家七嘴八舌的「看」，那又是另一種討論的方式。

採訪／蔡蕙如／媒觀組織發展部主任



蘇芳瑩·21歲·大三學生

害羞的芳瑩，小名泡泡，就讀設計學院。喜愛看各式電影，一個月平均要花2,000~2,500台幣租片。最喜歡郭珍弟導演的《跳舞時代》講述台灣早期唱盤。「隨著開朗的樂音，緩緩進入那個民風純樸的時代。」紀錄著台灣三零年代時的音樂發展「那時曲調是較為輕快華爾滋，大概是和那個時代發展很多新東西都陸續引進台灣有關吧！」片中呈現一種維新繁榮的景象，訪談年邁的愛愛阿嬤和唱片公司的老員工，聽他們談著過去繁華時代的往事。「只在那個時代才有的音樂、那個時代才有的照片、那個時代才有的文件，甚至是故事，都誠實的帶領我們進入那個世界。」

看過一些創作紀錄片《練習曲》、《刺青》、《四月三週又兩天(4 luni, 3 saptamani si 2 zile)》的泡泡覺得紀錄片最使人感動的地方，在於劇中的場景，是生活中會出現的地方；劇中的人物，和自己的生活很相似。其中無法預料的真實情感，可以跳脫商業片所產生的刻板印象；可以除去好萊塢所製造的膩味特例。

對紀錄片的期許「不是希望所有人都來看，使之成為主流，而是多一點播放紀錄片的地方，使『有潛力』對紀錄片有興趣的人來消費。」

再來談到如果台灣導演要執片最希望看到什麼議題「(沉思) …以台灣人為主題的，發生在週遭但很不一樣的事情。不要再是原住民、外籍新娘、弱勢族群…」身為台北人的泡泡燦爛的說「比如『這是台北，不是紐約!』。」

採訪／何宇珊／媒觀志工、中國醫藥大學中藥資源學系大三生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穿梭 紀錄片工作者勞動條件調查初探

文／劉淑薇／勵馨基金會企劃部專員、媒觀志工
王玉燕／政大新聞所研究生、媒觀志工

根據政治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劉昌德的紀錄片工作者勞動條件調查，初步結果顯示，紀錄片創作者收入普遍偏低，去年的平均月收入大約32000元，且有約三分之二的作者必須靠另一份工作來補貼，才能維繫創作能量。儘管勞動條件不佳，致使紀錄片工作者的工作滿意度不高，但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卻成為推進其繼續創作的動力。

現就讀於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博士班，同時為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李家驊表示，他對於目前的工作很滿意，儘管收入不穩定，缺乏勞健保、退休金等基本工作保障，但他也認了，因為工作時間很自由，也用不著面對上級的管束。

提及紀錄片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除了志趣相符之外，李家驊認為來自觀眾的回饋對他來說也是很重要的肯定。他說道，當初拍完《25歲，國小二年級》，公開映演之後，很多觀眾寫信或當面和他分享個人童年時期不愉快的經驗。那一年活得很像神父，頻頻聽人告解¹，他笑著說。由此可見觀眾是出於信任才願意和他分享。

針對紀錄片工作者所面臨的勞動窘境，楊力州、蔡崇隆、顏蘭權、廖德明等紀錄片導演於2006年9

月共同籌組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先後任職平面記者、電視記者及紀錄片工作者的蔡崇隆，是紀錄片工會成員中最早擁有工會創設經驗者。他表示，紀錄片工作者多半無固定雇主，然而工作流動性大以及工作性質可能造成的職業災害，使得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條件缺乏保障，故有成立工會的必要性。截至97年2月止，台北市紀錄片工會共有120人，其中包含23個學生會員。

紀錄片工作者勞動條件調查發現，紀錄片工作者普遍缺乏在職訓練，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公司或工作室「很少」或「從來沒有一」提供在職訓練。對此，蔡崇隆表示，紀錄片工會會不定期舉辦講座或課程，邀請具有製作、編導、剪接、音效等專長的資深影像工作者來替會員上課，增進其拍攝技術；同時也會舉辦一般性的講座與工作坊，除會員外，亦開放一般民眾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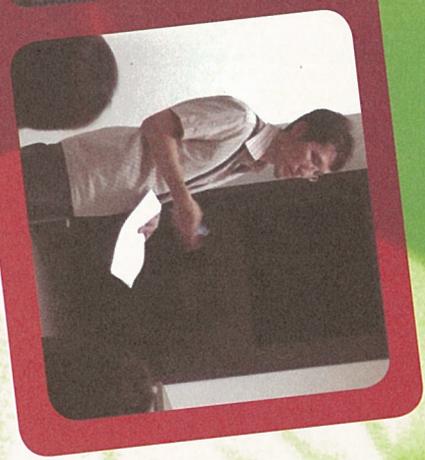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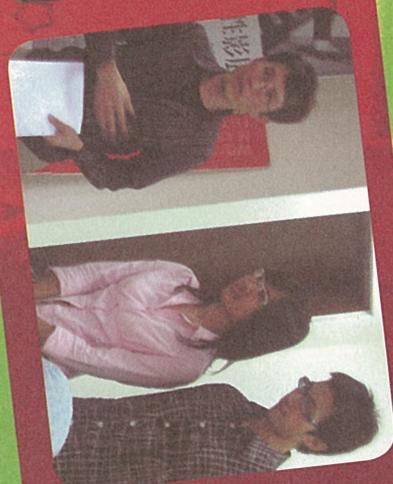
曾加入工作室的曾馨瑩表示，就她過去的經驗，公司基本上不會提供在職訓練，因此工作過程即是經驗的累積與學習。曾馨瑩平時會透過觀看影片、閱讀書籍或與其他導演交流討論來加強拍攝技巧；除此，也會從旅行中獲取靈感。對她而言，每次的拍片經驗都是很重要的

學習過程。

紀錄片工作者勞動條件調查也指出，因不良的勞動條件，導致大部分的工作者在工作滿意度上的低落，但就個別問題來看，受訪者對於「工作伙伴」與「工作室或簽約單位互動」滿意度最高。曾馨瑩就表示，她非常滿意自己和工作夥伴之間的互動，彼此還會相互打氣。她之前曾為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拍片，有一天剛好遇到颱風，大家一起在寒風中奔跑，還死命合力保護攝影機，那次經驗相當難忘。曾馨瑩認為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工作夥伴一起共事，是拍片很大的樂趣。

李家驊也曾經幫台南縣文化局、中國人權協會、行政院青輔會等機構拍攝紀錄片，他表示與工作單位的互動關係良好，合作愉快。問及在攝製過程中，是否會面臨某些限制，李家驊進一步說明其工作態度，他會將接案工作與個人創作區隔開來，「一切以滿足業主的需求為最高原則」。通常是他先提出自己的構想，再與工作單位討論，若是對方的要求他無法接受，則會表明不要在作品中列出他的名字。所幸截至目前為止，所接觸到的單位大抵都能尊重導演的專業。

當初紀錄片工會成立之際，李家驊



就加入了。他加入的主要理由是認為紀錄片工作者必須團結一致，唯有將大家的力量聚集起來，未來才有可能做些什麼。他也肯定紀錄片工會目前正在著手的事務，包括辦理勞健保投保、研擬「定型化勞動契約」，藉由制定標準拍攝酬勞以解決當前漫天喊價的局面。同為獨立接案者的曾馨瑩，並無勞健保的保障，因此選擇加入工會。她也期待工會能夠主動為會員引介工作，以解決紀錄片獨立工作者接案狀況不穩定的困擾。

與被攝者同在 洪淳修的「紀錄片觀點」

洪淳修，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畢業。現為獨立影像工作者，於明志科技大學與中原大學兼課，也在各地方影像培力營、社區大學、各縣市文化局開設影像培力的課程。作品有：《誰說基隆河》(2002)、《船長要抓狂》(2003)、《失焦的源流》(2002)、《城市農民曆》(2004)。2006年的作品《河口人》是一部描述魚夫陳萬金一家三代與淡水河變遷的故事，獲得2006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2006南方影展、2006金穗獎競賽入圍、2007台灣地方志影展優選、2007全國教育影展競賽片。

做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洪淳修最想真實地紀錄這塊土地上曾發生過的景象。時代會遷移，連帶著土地上的一景一物都會跟著改變，「如果我現在不把它紀錄下來，它就會這樣永遠消失不見了」，本著這樣對土地的情感以及歷史紀錄的使命感，洪淳修在河口人紀錄片的鏡頭中，總是紀錄了土地與人之間最浪漫的互動。而當初會一腳踏進紀錄片這行，其實是基於他對攝影的喜愛，從美術到平面設計，洪淳修都找不到那種紀錄真實的感動，只有在攝影鏡頭裡看到了這種真實，於是就開始去學紀錄片拍攝，用影像紀錄土地與生活。

在真正拍攝紀錄片之前，洪淳修的腦海中與鏡頭裡，充滿著對人與土地之間關係的浪漫想像，但當他真正拿起鏡頭拍攝時，慢慢發覺到這世界上沒有絕對浪漫而美好的事物，浪漫的背後往往是充斥著殘酷與現實，當夢想中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被財團、公部門等等力量介入後，往往就變質成人們的血淚和被

剝削。單純拍攝的攝影者，也許可以捕捉到那些最和諧的田園之美，就像在夕照下稻田裡荷著鋤的農夫，這樣的畫面有著無盡的安適與恬靜，但實際走入了這些人的生活時，就會發現到，當牽扯了利益糾葛與資本剝削，人與土地的關係變得複雜而殘酷。

洪淳修在他的紀錄片裡，真實地呈現了這些元素。但身為一個攝影者，他還是不願所有浪漫的元素完全濾掉。在他的紀錄片裡，還是時時可以看見田園裡的自然美景，或是農家團圓時老農含貽弄孫的天倫之樂，從鏡頭裡想像人與土地的和諧，但同時又反思著這些美好的畫面背後那些現實的殘酷。

除了真實紀錄著人與土地的互動外，洪淳修更希望他拍出來的東西是大家都能夠理解的。紀錄片常常扛著學術與思想傳遞的包袱而讓它變小眾化，但他認為紀錄片是要讓大眾都看得懂而感動的影像，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特質，使《河口人》

這部紀錄片能夠喚起民眾對關渡的關心，進而影響到了台北市政府的整治河川的工法。

談到紀錄片的拍攝過程，洪淳修印象最深刻的是，因為這樣的過程讓他進入了被拍攝者的生活，參與他們成長和轉變的歷程。就像《河口人》裡的小男孩，鏡頭也紀錄了他長大的一段歷程；土地與環境在改變，人也會隨著改變、成長。對於被拍攝者，洪淳修也非常強調對他們的尊重。在拍攝過程中，通常會面臨被拍攝者對鏡頭的抗拒，這時候他會仔細的去觀察這樣的抗拒是出於不習慣抑或是真的不喜歡。對於不喜歡的，他寧可放棄這部分的紀錄；對於不習慣的，他會設法讓他們對用影像紀錄土地與人有所認同，慢慢的去謀合被拍攝者與鏡頭的關係。「我會和被拍攝者站在同一線上，這樣才能用攝影機去融入他們的生活」，本著這樣的尊重，洪淳修鏡頭能貼近最真實的感動。

文／黃楚翔
／台大電機所研究生、媒觀志工

素人自拍

社區大學的影像培力

「社區中需要影像紀錄人才，透過在地居民的時空優勢去觀察，深入地呈現地方文化。」影像工作者洪淳修，緩緩而堅定地說著。

洪淳修在社區大學及縣市政府單位開設影像課程，他認為社區影像培力有其意義，能帶領社區居民認識在地環境。影像培力的過程中，洪淳修感受到草根性十足的庶民力量，學員們拍攝的出發點即便不一定擁有社會意識的關注，卻能呈現出一種在地發聲的生命力，學員作品所隱含的精神，正應和了洪淳修拍攝紀錄片時的心理理念——影像深入生活之中，連結土地、記憶與情感，讓影像成為傳達創作者生活記憶與價值的媒介。

洪淳修曾在士林社區大學開設影像課程，但由於社區大學的學員修課目的大多是學習拍攝家庭錄影帶，因此當時的課程導向以技術層面為主；爾後他進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後，洪淳修開始在林口社區大學、桃園與新竹

縣文化局擔任影像培力課程教師，這時洪淳修不只教授學員操作影像器材的技術，更試著在課堂中以「從做中學」的方式，漸進式地引導、開啟學員的視野與思維模式。

在社大的講課內容不能過度艱深，因此洪淳修通常設定一個大方向讓學員自行延伸發揮，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部作品是這樣的場景：一位七十歲的阿公在鏡頭前正襟危坐地發表著他對林口道路規劃的意見，最後還講起學拍片是向孫子證明「阿公我七十歲還可以拍片、當導演。」洪淳修以輕鬆逗趣的教學方式，一邊教課一邊和學員們搏感情，「學員的作品或許不是最專業，但卻最可愛動人」，對洪淳修而言，和社大學員的教學互動，是一種相互成長的愉悅過程。

除了社大的小社區經營方式，縣市政府單位所開設的影像培力課程比較容易聚焦在影像重建地方價值的核心課程中。在縣市政府的號召下，課程學員組成份子更為多元，

包含地方文史紀錄工作者、社區發展工作者、里辦公室人員，及對影像有興趣的一般大眾等，透過這些在地居民的觀看凝視，以影像建立社區意識，關懷並監督社區環境的復舊與改善，由紀錄生活軌跡進而延伸再創地方文化價值。

透過學員作品，洪淳修認識了許多過去從未接觸過的地區產業活動，而學員時而發想自創的實驗性拍攝手法，也常讓他感到驚艷；但學員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觀點可貴，甚至超越了專業的侷限，學員拍攝出這一幕幕將生活和情感連結的影像，其實背後皆隱含著以人為主體的文化省思與社區關懷，同時也紀錄著台灣社會階層的生命史。

洪淳修認為，過去影像的詮釋權總是由少數的傳播媒體把持，但隨著影像拍攝工具的輕巧低單價，與剪輯軟體的簡易可學性，逐漸步入「攝影機民主化」的時代，無論成本或技術的進入門檻都越來越低，讓人人皆可拿起攝影機，成為大導

演。新型態的公民運動正在發生，閱聽人化身為拿起攝影機的影像紀錄者，不再是鏡頭下一個個無語的被攝者，透過社區影像培力的扎根，讓庶民觀點實踐在地的影像穿透力和渲染力，並顛覆、解構學院及大眾傳播媒介的傳統思維。

目前社區大學與地方縣市政府，多有開設影像培力課程，目的是為進行社區民主教育，透過拍攝紀錄片的過程，提升在地居民的社區集體意識與關懷；至於影片拍攝技巧是否專業或意境是否優美動人都是重點，重要的是，在學習拍攝紀錄片過程中所帶來的培力價值。

文／葉冠好／台大新聞所研究生、媒觀志工

精選紀錄片推介！

這十部包括台灣與國外的紀錄片，是我們認為在這幾年來具有某種程度的代表性、重要性與特殊性的主題。事實上，近幾年出現了很多內容豐富、品質優良的紀錄片，編輯部在挑選的過程中，只好對於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影片加以割捨。此外，這十部紀錄片在主題的選擇方面，偏向多元取徑，其中包括了勞工議題、人權議題、被遺忘的歷史、老百姓對抗國家體制等等，希望這十部紀錄片的推介，可以擴展大家對於紀錄片的想像與視野。

文／媒觀會訊編輯部

再見CP (Goodbye CP)

導演：原一男 | 82min | 1972

本片主要背景為一九七〇年代日本神奈川縣，原一男受邀拍攝腦性麻痺者的紀錄片。該題材以當時日本的時代背景而言，屬於較為「異數」。然而導演原一男幾乎以「侵入式」的手法拍攝被攝者，也引起爭議，但此片對於日本的殘障社會福利機制，以及對於「殘障」的思考有很大的刺激作用。片中有一幕為讓拍攝主角在街上裸露全裸身體，令人震撼。

導演原一男拍攝紀錄片挑戰日本社會的禁忌問題。本片為原一男的首部紀錄片作品，曾於二〇〇三年「圓、缺之間」身心障礙影展播映，台灣遠流曾出版其著作《全身小說家》。

美國哈連郡 (Harlan County USA)

導演：Barbara Kopple | 103min | 1976

本片拍攝一九七三年六月，美國肯塔基州哈連郡的布魯克塞礦區裡的一百七十二位工人決定發動一場大規模罷工，起因是因為資方Eastover Mining Company不同意當地礦工加入全國性的「美國礦工聯合會」(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整場罷工持續了一年多，除了紀錄勞資之間的衝突，也深入拍攝礦工的生活。導演芭芭拉·寇波採用真實電影的拍攝手法，完全採用當地受訪者的聲音，以及現場環境的聲音。

本片曾獲一九七六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也在紀錄片雙年展播映，最近已由世新大學社發所取得公播版權。

正義難伸 (THE THIN BLUE LINE)

導演：Errol Morris | 105min | 1988

這部影片敘述一件發生在一九七六年美國達拉斯州的殺警案。當時年僅十六歲的Harris作證，目睹二十八歲的同伴Randall Adams在他們駕駛的車被臨檢時，開槍射殺了警察Robert Wood。最高法院判Adams死刑，在他被關了十一年之後，這部紀錄片翻轉了原判。

此片的價值並不只有一為「冤獄翻案」，而是導演在影片上的特殊呈現，透過當時各個目擊者對於案發現場不同的描述，請演員重新演出不同角度、不同陳述的案發現場，表現出多重觀點。除了對於案發時的描述，導演也深入Harris的人際關係、觀察這一年來的生活狀態，深刻描述Harris的性格。

「判一個人死刑需要多少證據？」導演在這部片中呈現了社會輿論的黑暗面，讓我們得以窺視「死刑」背後，隱藏著「判人死刑」集體潛意識的權力象徵。值得一提的是，由Philip Glass製作的配樂，讓整部紀錄片保持重回歷史現場的流暢感。

鐵西區

導演：王兵 | 551min | 2003

長達九小時的紀錄片，共分為「工廠」、「艷粉街」、「鐵路」三部分。鐵西區曾為中國瀋陽重工業區的重鎮，但近年已日趨衰落，大部分的工廠早已倒閉。本片即紀錄一九九九至二〇〇一年間該區裡的工人生活和精神狀態，導演王兵以較為宏觀的歷史角度拍攝此片，也反映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早期的計畫經濟→市場經濟）。新作《原油》仍以勞工為主題，片長則長達十四小時。

曾獲二〇〇三年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和馬賽紀錄片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僅由法國MK2公司發行完整版DVD，尚未在台灣任何影展播映過。

人造風景 (Manufactured Landscapes)

導演：Jennifer Baichwal | 90min | 2006

導演同時也是知名攝影家的Jennifer Baichwal，帶著攝影小組進入中國，拍攝中國自開始發展大規模工業革命之後的「人造風景」，包括中國福建省的工廠、三峽大壩、天津的礦坑以及上海的貧富差距景象，藉由這些「人造風景」的影像，反思和批判「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另外該片其中之一的製作單位加拿大國家電影局，長期對於加拿大電影和紀錄片的支持模式，可提供台灣「公部門」參考和學習。本片曾於今年的加拿大人權影展播映。

島國殺人紀事

導演：蔡崇隆 | 56min | 1999

在一九九〇年代轟動台灣的重大刑案——吳銘漢、葉盈蘭夫婦命案，讓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三人以「結夥強盜、強姦、殺人」等罪名宣判死刑。主犯王文孝在一九九二年被槍決，原本供稱獨自犯案，卻因警方不相信「屍體上七十九刀的痕跡，絕非一人所為」一下，他又改稱當晚另有謝廣惠、王文忠、黑點和黑仔共同犯案，供詞的改變，也改變蘇建和三人未來十七年的命運……

導演蔡崇隆試圖以各方證據，包括警察存有的錄音資料、檢察官的筆錄、當時的法官、律師、警察、人權團體等說法，佐以蘇建和三人的供稱，重回一九九一年命案發生當晚的形況，與日後蘇建和三人面對龐大的司法體制的過程。本片不僅成功地針對蘇建和案中各項疑點提出有力的反駁，也同時反思台灣司法、警察制度的問題，且看國家體制如何藉由制度「殺人」！

唬爛三小

導演：黃信堯 | 88min | 2005

一九九八年導演黃信堯在台南的「自在軒」泡沫紅茶店，開始紀錄高中死黨的打屁日記，紀錄傑仔、玉龍、天尊、冠龍、家銘和阿堯六個高中死黨，從一九九八至二〇〇五年這段期間的「唬爛人生」。

在片頭一開始，導演的旁白敘述：「〇二年的秋天，我的高中同學出國去了。我剪了一支片子，告訴他我們這幾年的生活，順便和他一起回味那過去的時光。你如果問我對這世界的看法，我會跟你說，世界和這人生一樣，一切都是唬爛三小……」

導演平實地紀錄這群好朋友在這段期間的變化，片中五個好友代表著五種不同類型的人，不僅描述青春美好的回憶，也紀錄了現實生活中的轉折。有的人欠一屁股卡債跑路，甚至有自殺念頭；有的努力工作期待賺大錢；有的因為價值觀不同與女朋友分手；有的考上公務員，過著安穩的生活；也有的還不及跟大家一起分享這段時光……

綠的海平線

導演：郭亮吟 | 60min | 2007

台灣紀錄片獨立製作當中，針對歷史議題的題材相對地少，這是因為歷史題材的製作所耗費的精力、金錢、時間，比起其他題材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上歷史資料的散佚、不易搜尋、相關人物的逝世等都是難以處理的因素，以至於《綠的海平線》在二〇〇七年出現時，會給許多人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受。

這部紀錄片是導演郭亮吟繼《尋找一九四六消失的日本飛機》所延伸的主題，紀錄了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一群台灣少年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送往日本高座海軍工廠訓練製作戰鬥飛機的故事。片中利用大量史料與影片檔案，勾勒出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八千多名台灣少年離鄉背景的圖像；並且在當事人的第一手訪談中，得以重新審視動亂的時代下，人對於命運難以掌控的無奈。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呈現出日本戰時軍工廠生產飛機各部位的生產線畫面，是導演費盡心力在日本國家影像資料館，在龐大、標示不清的影像檔案中，一部一部從頭到尾檢視的成果。

寶島曼波

導演：黃淑梅 | 145min | 2007

導演黃淑梅從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後進駐南投災區，拍攝了超過五百二十小時的影像，先完成第一部《在中寮相遇》——共三百四十分鐘的紀錄片。《寶島曼波》算是《在中寮相遇》片中未發展的支線，但是在原本的影片中無法將清水村十二鄰重建的故事說清楚，所以導演以《寶島曼波》呈現出清水村自救會與反覆不定的建商與官吏之間的故事。

只有二十戶的清水村十二鄰，重建工程卻耗時四年半才能完成。片中呈現這群居民，在小記者與東海大學建築團隊的協助下，如何一面向對法令的限制、官僚的反覆、施工的草率等種種難關。人性的善良與醜惡，居民的堅持與等待，都在片中娓娓道來。

環亞罷工90小時

導演：郭明珠 | 123min | 2008

二〇〇六年夏天，環亞大飯店工會會員的決議。因為鄭綿綿家族的亞世集團積欠銀行團超過百億元，飯店經營權遭法院拍賣。舊屋主鄭綿綿不願解決薪資拖欠問題、新屋主也不願與工會有所接觸，在這種資遣費不知有無著落、明天也不知道是否會丟了飯碗的狀況下，工會決定，以罷工來爭取應得的權益。

導演郭明珠在環亞飯店工會成立之時，就已經參與其中。所以片中有許多私下討論、衝突爭執的畫面，也都自然而然地被紀錄下來。此外，這部紀錄片特別分成三章：罷工紀實、罷工前傳、罷工之後。不僅紀錄罷工當時受到資方拮据的壓迫、一度受到分化、最後成功得到資方的承諾，也紀錄了罷工之後，新僱主上台，當時罷工的主事者被資遣，以及一些被資遣的員工的生活狀況。因此呈現了一個更加完整的故事。

關於「紀錄觀點」的幾個觀察紀錄

文／魏玟／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重要資源和平台的雙面性

1990年代晚期是台灣紀錄片生產相對制度化的關鍵時期。1997年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增設「電影、廣播、電視類」補助項目（後於2001年更名為「視聽媒體藝術類」），其中紀錄片製作是重點補助項目。其次，1998年新聞局推出「電影短片及紀錄片輔導金辦法」（簡稱「短輔」），又增加了一個紀錄片製作的補助來源。同年，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成立音像紀錄研究所，成為國內首創的專業紀錄片創作人才培育機構，對於紀錄片創作的生態也帶來重要影響。

不過，這個時期最重要的發展，仍屬1998年的公共電視建台。公視從籌備期間就相當注重紀錄片製播，建台後延續並擴大此一節目類型的發展。隔年開闢常態性的紀錄片節目「紀錄觀點」（每週播出一小時），也成為國內最具指標性的紀錄片生產與播出平台。

公視之所以比其他紀錄片補助制度重要，首先是在數量上。國藝會視聽藝術補助與短輔補助的紀錄片每年都在十部以下，但公視「紀錄觀點」每年生產或委製的紀錄片就在十部到二十部之間，這尚不包括「觀點短片」以及節目部的其他紀錄片製作。其次是

穩定度。短輔和國藝會補助每年都必須視整體預算與其他補助項目之競爭狀況來調整補助規模，但是公視投注紀錄片的預算分配則相對穩定。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則是公視本身就是一個固定的播出管道。由於新聞局與國藝會的補助制度並不包含作品完成之後的發行與上映環節，接受補助之成品無法有效普及，形成補助制度的一大缺失。相對的，公視雖然在電視環境中仍屬弱勢，但卻能提供作品與觀眾互動的基本管道。除了上述制度上的重要性，「紀錄觀點」本身還形成一個具有品牌意義的節目欄位，對於能夠在該節目播出的紀錄片及其作者，也相對比較受到重視和獲得較多形象資本。

如果說晚近十年來台灣紀錄片有什麼正面的發展，「紀錄觀點」這樣具有關鍵地位的紀錄片製播平台，當然功不可沒。然而相對的，越穩定、越有影響力、越具「建制性」地位（the established）的製播組織，也越有可能帶來系統性的負面影響。因此，對於「紀錄觀點」的檢視，我們也就越有理由採取較為嚴苛的態度和標準。

「多元創作，獨立觀點」的運作檢討

根據工報第四期對於「紀錄觀點」

製作人古國威的訪談^{註二}，他認為這個節目「強調新聞性和批判性，追求社會正義，呈現真實」。這個對於「紀錄觀點」製作宗旨的描述，我想大部分的觀眾都不會否定；特別是當我們回想起諸如《島國殺人記事》、《山有多高》、《無米樂》等等這些對於社會議題積極介入、關懷弱勢，同時也膾炙人口的作品。

然而，主觀意圖上的追求，是否就能做到「紀錄觀點」網站上所標榜的「多元創作，獨立觀點」特色？我們至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做檢視。首先是製作模式，特別是題材和作者的選擇；其次是主題、觀點和風格上的引導，最後則是資源分配的問題。

與其他補助機制的完全公開徵案不同，「紀錄觀點」的製作案基本上是由製作部門主導（僅有觀點短片公開徵案），區分為自製和委製兩種模式（另少部分購片）。前者因人員配置關係數量較少，委製則是由製作部門企畫年度主題向所謂「業內」或曾有合作關係的紀錄片工作者徵求提案，或者也接受這些「現有」紀錄片工作者的主動提案。根據古國威的說法，這主要是因為資源不足，避免浪費時間和資源在執行性較低的案子上。確實，作為一個電視節目製作單位而非

正式補助機構，「紀錄觀點」有其行政和運作上的理由，以製作部門主導而非公開徵案的方式進行製作。然而這樣的製作模式，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部分優秀的紀錄片工作者，可以比較穩定持續地創作，累積和提昇創作品質；但是相對的，這種具有某種封閉性質的運作模式也有「資淺創作者進入機會較少」、「較難引進創新活水」的缺點。

與此相關的則是主題、觀點和風格的問題。規劃特定主題，並以多部作品集中火力，是可以發揮深入探討的作用。不過，同樣的也會有主題類別偏向的問題。以我粗略的觀察^{註二}，「紀錄觀點」的作品主題雖然相當多樣，但比較集中在教改、生態、藝文與族群等方面，像是青少年次文化和勞工的主題就相對較少。至於在觀點和風格方面，古國威指出製作部門基本上是「開放的」、「尊重觀點」，但是會對「結構或議題方面」跟導演溝通。另一位接受訪問的長期合作導演朱賢哲也認為，在他的經驗中，他作品的大結構未曾被修改，只有細節會被質疑，而他也覺得細節上的被質疑和挑戰，反而對導演是好的。我相信他們所說的都是事實，不過由於相關概念「結構」、「議題」、「細節」都是模糊且相關的（例如，結構

或細節的更動，很難說一定不會影響到觀點），我們很難確認，究竟製作部門的影響有多大。另一方面，我也恰好知道，並不是沒有導演在「溝通」過程中，無法接受製作部門要求其更動「結構」。

製作部門的影響和引導，又因為兩個問題而顯得更需要反思。其一，製作案通常會經過事前的評審作業（我個人曾擔任過兩次），但評審人選基本上仍是由製作部門依個案決定，而且外界並不清楚選擇和運作程序。至於片子拍出來之後，通常也僅由製作部門評估是否需要修改（無論是結構還是細節）。其二，也許是更重要的，由於前述具有某種封閉性質的提案和製作流程，許多與「紀錄觀點」較常合作的導演，不會在主題選擇和觀點風格上，自覺或不自覺地傾向製作部門的立場（也因此較不會發生衝突，或感覺在創作自由上被引導），是一個值得考量的問題。特別是當這些導演又同時涉入製作決策或評審作業時，產生特定傾向的可能性將更加明顯。

事實上，這並不是我個人的觀察和憂慮而已。我在2004年與元智大學社會系教授王俐容共同主持的國藝會委託研究案「台灣視聽媒體藝術生態調查與補助政策之探討」，當時部分接受深度訪談的專家學者就提到，公視紀錄片的製作已經逐漸浮現出一些問題，特別是在紀錄片的主題、觀點以及形式方面，產生引導的作用；加上公視紀錄片的製播時數相對較大，甚至影響了國內紀錄片的整體發展方向。

最後，與前面兩點也同時相關的，便是資源分配的問題。我們都同意，整體公視乃至於「紀錄觀點」的資源實屬稀少；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朱賢哲所說，「紀錄觀點」給每部片子至少一百萬的預算，已經是相對充足（雖然客觀上仍是不足）。公視在有限的情況下，讓「紀錄觀點」提供相對充足的資源，顯示出公視確實比較「人道」和合理。不過也因為如此，資源配置的問題也就需要不斷地被檢討。

如前所述，這裡存在許多決策上的兩難，包括要長期扶助幾位特定作者（以累積品質和聲望，而且他們雖然較資深，但整體生存條件仍然不佳），還是提供更多新進作者機會（即使可能必須浪費較長時間，或忍受一些風險）；要集中火力探討少數重大主題（例如教改專題或是藝術家專題，但是卻只由少數幾位導演負責），還是要主動開發更多新的主題和觀點方向？這些課題，「紀錄觀點」的作法不一定絕對錯誤，但是絕對需要認真檢討反省可能的缺失；同時，另類選擇（alternatives）也必須被不斷地提出，才能保持「紀錄觀點」訴求的多元、獨立精神。

■ 持續「多元」、「獨立」的一些建議

最後，我必須再重申，我並無意在此否定「紀錄觀點」的成就，更要對製作部門長期在有限資源條件下的努力表示敬佩。但我們如果（而且似乎也應該）對「紀錄觀點」有更多的期待，除了希望製作部門能針對上述的相關課題進行自我檢討，我也在此提出一些可能的改進建議。

首先，在前述國藝會的研究案中，有受訪專家建議，公視的紀錄片製作相關部門之主管，應該有更頻繁的流動，或者設計一個檢討機制，隨時進行反省與調整。我個人覺得，這是非但值得「紀錄觀點」考量的作法。擴大來說，包括提案評審辦法和程序也可以同時改進。例如，可仿照公視的內部新聞評議委員會，設立一個常設的紀錄片評審委員會，讓名單公開，並定期更換。這個評審委員會不但評審提案（不是全員評審，而是由其中與提案主題相關專長的兩位委員負責），作品完成後，也處理作者與製作部門之間的爭議（爭議部分則可考慮全體委員一起處理）。如此一來，既避免製作部門影響力過大，也建立評審委員的責任制度。

其次，「紀錄觀點」製作部門應考慮，調整公開徵案和自製、委製的比重，設計某些公開的競賽或評比機制，讓新進和資深導演能夠與資深導演的提案在同一位置上競爭，或者更積極地保障他們一定比例的拍片機會，然後主動安排資深導演予以協助。儘管如此將提高製作成本和成果風險，但這顯然是為「紀錄觀點」注入創意活水的重要關鍵。至少，在初步階段，「觀點短片」和「影像詩」應該回歸其引進新秀的功能，排除資深導演（例如已拍過三部以上「紀錄觀點」作品的導演）參加，並讓在這些單元表現優秀的新導演，獲得優先提案的權利。

第三，「紀錄觀點」應該分配更多資源給在「紀錄觀點」作品行列中較為少數的主題，或是其他創新主題（前

述第二點建議所提讓更多資深作者能夠提案，是帶入創新主題的其中一個方法）。如果仍認為需要設定年度重點主題，至少應該考慮每年至少有兩到三個重點主題，每個主題兩到三部作品的規模，不宜不均衡地分配資源。同時，應該避免同一主題由少數資深導演完成的方式，而是開放或邀請新進導演加入。這也許必須承擔新進導演對特定主題無法深入探討的風險，但是很多時候（特別是當重點主題……例如教改，是如此重要的時候），引入新觀點，會比觀點趨於同質（儘管似乎比較深入）還來得重要。因為對社會議題的探討來說，擴大觀點的多元性，其實也是一種深入。

最後，當然，我們都知道，外部環境的惡劣，公視資源的有限，都還會掣肘「紀錄觀點」的改革企圖。這個部分，毫無疑問，不但公視要自強，公視外部的人也要一起協力。

〔一〕訪公共電視「紀錄觀點」節目製作人古國威 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08/05/vs_8367.html

〔二〕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劉昌德與我本人正合作進行一項國科會研究案「文化工作者之勞動、勞動條件、與工會運動：以台灣紀錄片工會與工作者為例」，其中部分研究主題將涉及到公共電視「紀錄觀點」，但目前的分析工作尚在初步階段。

本文原刊登於紀工報第四期：
<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08/05/vs.html>

環境保護是立即的戰場

專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愷欣

文／鄭凱同／媒觀教育與研究發展部主任

大學時因投入反核運動，催化了她對社會參與的熱情，延續這樣的熱情，大學畢業後崔愷欣進入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就讀，並加入一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以下簡稱綠盟），進駐貢寮漁村，完成紀錄片《貢寮，你好嗎？》。目前除了擔任綠盟的秘書長，也持續進行反核議題的紀錄片拍攝。

崔愷欣表示，綠盟屬於運動型的環保團體，著重於政策面的批判與監督，主要關注反核、能源政策、廢棄物政策（垃圾問題）、河川保育等議題，也經常與其他環保團體進行議題串連，比如蘇花高、環評機制、資訊公開：等議題。

綠盟本身的定位在於對環境政策的批判與監督、揭露政府開發案對環境的傷害，和其他保育類的環保團體相較之下，較難獲得民眾的理解與認同。崔愷欣表示，保育類團體的議題

較溫和，團體會員將關心動植物視為公益付出，不希望與政府抗爭，所以招募會員相對容易。不過她也提到，近幾年保育類團體也逐漸意識到，要愛護自然、保育動物，正本清源之道還是要先保護動物的棲息地，如果不對開發案發聲，那麼他們喜愛的自然也會一塊一塊不見。

會員招募不易，間接影響到維持綠盟運作的財務來源。「現在綠盟的四個工作人員都是兼職的。」崔愷欣表示，綠盟以前有兩個正職、一個兼職的工作人員；最近因為財務有些困難，所以全職的工作人員全部自願薪水減半。「兼職的秘書長很少見吧？」崔愷欣笑著說。她說，綠盟的財務來源除了捐款，大部分都來自於補助申請和政府標案，一旦沒有案子可接，就會面臨連房租都付不出來的窘境。雖然如此，在崔愷欣的言談

之中看不到一絲埋怨，她也提到，除了少數有固定贊助的環保團體，大部分其他的環保團體都面臨和綠盟一樣的處境。

「環保運動是立即的戰場，開發案如果沒擋下來，一旦通過開始動工，就會對環境造成無法回復的傷害，所以政策監督就變得很重要。」崔愷欣說。她認為台灣的環保運動從以往的反公害抗爭走到現在，除了持續強大社區力量的連結，環保團體也必須發展出結構性的環境政策批判，才能解決新出現的難題。比如由上到下的中央政策或開發案，看似與民眾無關，也找不出立即的受害者，但是並不代表這不會影響到每個人。綠盟的工作，就是用淺顯易懂的文字，生產一般人看得懂的文章，讓他們理解環境議題與自己生活的關連性。「公民教育與知識培力變成打基礎的工作，它的意

義在於人民要有理解和監督政策的能力，因此講座、工作坊也成為我們傳遞訊息很重要的管道，我們經常與社區大學合作開設課程。」崔愷欣表示。

以河川保育議題為例，綠盟在和民眾談這些問題的時候，著重於河川治理與河川政策的面向。比如從產業政策、工業／生活污水處理、淡水河整治的工程：這些面向去探討「淡水河為什麼會髒」。

崔愷欣舉例，很多河川清淤工程，其實只是挖了底泥，然後再把那些淤泥丟到另一個河段，河川整治是假的，製造更多工程才是真的。但是施政細節的部份，一般民眾比較不會注意，官員也只會跟民眾說「專業工法你們不懂」。明明河川整治的工法有問題，卻另創一個技術性的名詞來賦予工程的正當性，綠盟要揭露與戳破的，就是

這些政策中的漏洞與問題。崔愷欣認為，環保不只是不亂丟垃圾、不污染河川，這樣的意識已不足以應付現在的社會與政府，如果人民只停留在這樣的環境知識程度，政府要欺騙人民太容易了。她表示，這些環境知識沒有想像中難，官方就是以「需要專業知識」這樣的說法來嚇唬民眾，其實只要把原則搞懂，就知道哪些人在說謊。

談到和主流媒體互動的經驗，崔愷欣表示，線上的環保線記者太常待在環保署，所以幾乎都用環保署的發稿，或以官員作為主要消息來源，她認為環保線記者應多訪問環保團體，多去開發案現場進行調查，而不是只坐在環保署等發稿，這樣太過依賴官方訊息。她也提到，即使有訪問環保團體的意見，也只是在文末出現一小段，訪問的對象都是記者自己相熟的人。崔愷欣的觀察

是，一般媒體仍然依賴專業者的意見（官員、教授、專家），而一般民眾的意見因為被認為是「不專業的」，所以在媒體版面上消失了。

崔愷欣認為，媒介對環保團體來說一直是很大的問題，雖然有些人認為環保議題這幾年已經獲得很多媒體空間與重視，但是還是有些面向不容易被看到，比如由上往下的中央政策，不容易看到立即或明確的受害者（如能源、產業政策），因此社會力量不容易凝聚，曝光機會也不多，只能透過公民教育扎根，建立討論平台，例如與社區大學合作開設課程等管道，凝聚民間共識。

另一個促進公民參與的助力，則是資訊公開原則的建立與落實，崔愷欣表示，資訊公開法雖然已經通過，但仍沒有徹底執行。在現行制度下，環保團體可行公文向政府單位要資料，但

大多遭到推託搪塞，許多重要資料，仍然必須透過民意代表取得。此外還必須建立聽證會制度，讓官員與產業代表在聽證會上的發言與承諾是有法律效力，往後追究責任也有個依據。

被問到一般民眾怎麼參與環保議題的時候，崔愷欣表示：「捐款、加入會員、參加遊行等行動都是最直接的幫助！」。面臨經費拮据的問題，綠盟要努力拓展募款管道，但也依然保持豁達樂觀的態度持續生產論述、推動議題及參與抗爭，為台灣的環境保護而努力。

延伸閱讀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http://blog.roodo.com/gcaa/>
環境資訊中心「環境資訊協會」：
<http://e-info.org.tw/>

媒體勞工

專訪壹週刊記者簡竹書



一頭俐落的短髮，簡竹書帶著滿臉笑容出現在我們面前。

談起當初為何會進入新聞圈，簡竹書表示：「其實唸高中的時候就對新聞事業有很大的興趣，只是那時沒把它當成一份真正的工作，感覺好像賺不了多少錢。」真正的轉捩點是大三的寒假，當時她到《新新聞》雜誌社實習，認識一些前輩，他們對新聞理想的堅持，帶給她很大的影響。輔大畢業後，簡竹書先到真相新聞台工作，之後曾在傳播公司、地方有線電視台和《勁報》工作過，2004年進入

壹週刊

文／陳遠宜／佛光大學傳播所研究生、媒觀志工
唐可欽／媒觀專案主任

《壹週刊》工作迄今。

回想起畢業時剛到電視台工作的日子，簡竹書仍無法接受電視台緊湊、緊張的步調。「尤其當受訪者講話很凌亂時，我會感到非常焦慮。」因為電子媒體的特質，電子媒體記者偏好找善於表達的人來訪問，但是善於表達的人，說出來的話又不一定有內容。「當我遇到不善表達的人時，我常常要很沒禮貌地要對方講出一段完整的話，最後又因為時間壓力的關係，我也沒有辦法跟對方好好的聊，感覺自己很粗暴。」簡竹書就曾訪問過一位非常有涵養的學者，但就是因為他不太善於表達，她只能請該學者重複講了很多次話。「那時我心裡非常的愧疚，如果我不是在電視台，我根本不用做這麼不人道的事：」為此，簡竹書決定從電子媒體轉到平面媒體工作。

在《勁報》工作時，簡竹書主跑教育線和大學校園新聞，在報導中常會針對一些荒謬或有問題的政策提出相關批評。報導一出，雖然不會使某些人馬

上下台負責，但其影響性是漸進的。像1999年921大地震後，有一筆鉅額的捐款被政府亂用，但未被大眾注意到，後來簡竹書在採訪地方議員時發現了這個問題，便把這件事情揭露出來。雖然這篇報導刊登之後並沒有產生什麼改變，但不久中國時報又做了同樣的報導，並刊登在頭版，這件事開始受到了關注，後來這筆錢也就未被繼續亂用。

目前簡竹書在壹週刊主要採訪一些小人物或是名人軼事，雖然和新聞時事較無關係，但也比較不會碰到羶色腥的議題。當她寫到弱勢族群的相關報導時，會有讀者主動來捐款，但她並不會感到特別高興，一畢竟捐款只是一時的影響」。倒是去年她做了一篇關於緩起訴制度的專題報導，依據修法後的緩起訴制度規定，檢察官會懲罰性地命令被告以一些比較特別的方式取代

服刑，例如罰錢或罰勞動服務。雖然這個制度一直備受爭議，但還是有許多不錯的教化成果，簡竹書把良善的社會服務與公益事件報導出來之後，也成

了檢察官的業績，減少了來自社會的輿論壓力。

簡竹書說，壹週刊的報導風格並不是以平衡報導為取向，而是把主題包裝得有趣、有故事性。像報導吸毒問題，壹週刊的記者可能會去採訪一些吸毒的人，描述他們變成吸毒者的過程，包括吸毒者的個人背景和生活狀況等等，另外也提供讀者避免受毒品影響的防範方式。但是整體報導還是希望讓法務部了解，若沒有關照到戒毒的環節，一直抓毒是沒有用的。

「但有些政策或問題，在報導裡怎麼罵似乎都沒有用！」簡竹書無奈的表示。像上述的毒品問題，直到現在社會大眾的觀念一直未變，總是把吸毒者視為罪犯。政府也一直沒有把吸毒者當病人看待，相關政策也未見改變，吸毒者還得自己自費戒毒，一個禮拜就要花好幾萬塊，雖然媒體針對這個問題不斷地提出批評，但還是沒有影響力，吸毒問題依舊嚴重。

比起其他同業的工作環

境，簡竹書認為壹週刊算是不錯的，不僅待遇薪水不差，記者的稿量也不多，但公司對品質的要求嚴格。在壹週刊工作另一項好處是寫稿擁有充分的自由度，記者既不用顧慮公司的政治立場，也不怕廣告主的壓力，不用顧忌不能批評到誰。

談起當初的理想跟現實環境的落差，簡竹書說：「理論跟實務工作的確有落差，以前的媒體環境跟現在也不同。以前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羶色腥新聞，也比較沒有置入性行銷。」為此，她也曾想過是否要換工作，但畢竟每種工作做久了總是會有倦怠感。雖然她也會想過嘗試新的工作、新的挑戰，但畢竟目前的媒體環境惡性競爭激烈，加上台灣的經濟持續不景氣，廣告預算也被大幅刪除，目前可能找不到比現在更好的工作環境了。

一旦要換工作，還要待在媒體界嗎？簡竹書笑著說：「我了解自己的個性並不適合待在一般企業界乖乖上下班，當然也有不少記者轉行後跑去當公

關，但是我對睜眼說瞎話的工作又做不來，所以看看未來有沒有機會再回學校進修，再到大學找一份教職工作吧。」

三年前，簡竹書因緣際會加入了記者協會。「當時《目擊者》雜誌總編輯陳香蘭請簡竹書幫他寫一篇稿子，稿費我原本要回捐給記協，但香蘭就用這筆稿費幫我加入了記協會員。」談到一般記者不想主動加入記協的原因，簡竹書認為可能一般記者覺得記協並不能給予他們什麼實質的幫助。她認為記協不應該只是工會組織，而是應該像是檢改會、司改會一樣，變成一個專業的改革團體，若只是純粹工會運動組織，發展上比較狹隘有限。

在壹週刊工作並非人人是「狗仔」，簡竹書便是用另一種細膩的觀察和關懷的筆觸，在壹週刊中帶出公眾人物與小市民的人間百態。在工作之餘，她也投入了記者協會的運作與改革。在她身上，讓我們看到媒體工作者對社會的關懷與新聞的執著，和對媒體改革的動力。

陳冠希自拍照風波

文／陳琬尹／師範大學公民系學生、媒觀志工

農曆新年，轉開電視新聞，想看看這熱鬧佳節台灣有沒有什麼新鮮事？卻看見「藝人陳冠希照片風波」佔領各大新聞版面，甚至衍伸出黑社會揚言奪陳冠希一隻手、女星婚事告吹、遭婚變；花邊新聞；但在社會大眾糾正陳冠希及多位女星敗壞社會善良風俗，給予不良示範的同時，卻忽略侵犯他人隱私、恣意散播他人圖片的該名電腦工程師，所應負的責任？

今天媒體觀察站節目邀請到世新性別所助理教授——陳宜倩，來與我們談談這事件中，所觸及的法律爭議、社會對「性」的態度，以及隱私權之於公民素養的養成。

首先，談到陳冠希與多位女星的性愛自拍照，在網路上被網友大肆傳送、散佈，這過程涉及及到是否違反刑法235「散布、傳送或販賣猥褻的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主持人管中祥提出「究竟何謂猥褻？」，例如在早期的傳播法規中亦有所謂「違反善良風俗」的規定，而這中間似乎存在許多灰色地帶，倘若該法條被過度解釋，是否會造成言論表達自由的妨礙，然而，更近一步要問的是「猥褻有這麼可怕嗎？」日前同志書店晶晶書庫就因違反刑法235被起訴，而引起爭議，當時大法官即針對此案作釋字617號解釋，讓猥褻物散播的合法範圍重新界定；但是，法律管制人民何者該看，何者不該看的分寸，又該如何拿捏？

除了晶晶書庫、陳冠希事件；還有許多案例都突顯了此條法律的瑕疵，回到問題本身，便是要定義何為猥褻，陳宜倩教授提到，主流社會中，容易將我

們所「不熟悉」的認定為「不正常」的，文化人類學者魯賓就提出過「性階層」的說法，即是指一般大眾對性的想像，例如：在婚姻之內的、必須具生殖性的、沒有金錢交易的、一男一女之間的，甚至不使用道具的，才是正當的性，除此之外，都該是不正常並且羞愧的性。當這樣的「性階層」被放在法律裡來看，即出現由主流的性觀念，決定何者該被譴責何者該被保護。即便如此，但社會大眾的「性觀念」，也在漸趨開放，主持人管中祥提出，法律是否有與時俱進的改變呢？過去，法律將同性戀視為不正常，但慢慢的近幾年，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上某部份的人對同性戀的觀感，已轉為接受與支持，甚至還有對於同志家庭合法化的討論。雖然，刑法235條對性資訊控管的爭議依舊存在，但法律的與時俱進亦是值得期待。

接著，主持人蔡蕙如提到，照片大量曝光後，當事人之一阿嬌，即出面召開記者會，聲明當初太傻太天真，而這樣的聲明是否也符合公眾對女性某種程度的期待，甚至是長久以來，「性」對女性的束縛？陳宜倩教授說，這社會對完美女人的塑形，不外乎舉止得宜、不公開談性；尤其是一位被大眾認定為玉女形象的藝人，所以為了廣告商，為了日後的演藝生涯，她必須出面；不可諱言，我們可以從中比較出，這個社會對男星、女星，甚至男性、女性接觸性資訊，甚至發生性行為的觀感，有很大的雙重標準。談到阿嬌與陳冠希相繼出面，發出聲明，陳宜倩教授說：「究竟我們（閱聽人）認為他們必須出面澄清什麼？道歉什麼？」如果真的有人必要出面道歉，那應是該名電腦工程師吧！管中祥如是說。

陳宜倩教授表示，由現有事實，可得知照片裡的當事人都是自願並且愉快的，這種狀況之下，他們究竟做錯什麼？主持人蔡蕙如說，因為社會大眾面對「性」，除了將之蒙上陰影，甚至神秘化，導致陳冠希事件發生後，社會集體的窺視與壓迫。陳宜倩教授提到，之所以如此，來自於社會長期的性壓抑與性知識教育的不足，以及互為主體的性平等觀念不夠；譬如某報導裡，談到照片中出現的潤滑液，就性行為而言，這是健康的觀念，但媒體卻只聚焦在內衣花邊、房間擺設，或許大眾傳媒能以更開放的態度，突破性行為的想像，給公眾一個教育。

談到隱私權，陳宜倩教授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承認個體，因為每個獨立的個體都需要在這社會共存，所以要懂得尊重並且給予空間；有些人選擇成為政治人物、演藝人員，用其形象換取大眾支持，藉此達其目的（不論是改革社會，亦或提供娛樂），當然在這些公眾人物犧牲掉某些隱私權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利益，但這不代表他們隱私的權利，可以完全被放棄。但在台灣，長期以來的風土民情，並沒有教導我們，在這世界上生存，擁有不受干預的自由，唯有這種觀念被確保，才能真正擁有溝通。

主持人管中祥提到，網友大肆散佈照片，所牽涉到的不僅是道德的問題，而是一種「對人的尊重」。那究竟我們該用怎樣的態度，面對這些照片？該有怎樣的公民素養，去面對這些問題？陳宜倩教授說，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是不可忽視的基礎，另一方面性別平等教育中，對自由跟平等的追求及正確的性教育，都是要努力的方向。

Polska
Poland

專訪《追獵藍色巴爾幹》作者 獨立記者張桂越

Czech Republic

文／鄭凱同／媒觀教育與研究發展部主任

Slovensko



因為自己寫的東西被認為是缺乏市場吸引力的，張桂越花了好一番功夫和許多出版社交涉才讓自己的書順利出版，但她認為對自己要有信心，只要自己相信是好的東西就要堅持，因為她不希望自己的書變成旅遊書。她想讓大家知道，台灣的外交部在馬其頓是怎麼進行外交工作的，不過他也承認，在和出版社協調的過程中，出版商希望他多放些人情趣味的東西，以致於有些她覺得很棒的文章被排除了，以至於這本書的樣貌變成有點異國情調，當然這樣做是比較符合出版社的市場導向，而且她也覺得留下來放到書裡的東西也都很好，只是有點可惜很多寫外交部在馬其頓工作狀況的事沒能收進書裡。

機緣加上自己的個性使然，讓張桂越走上國際新聞自由工作者這條路。她說，這些事其實她是不得不

做，首先台灣島內的記者太多了，不差她一個；再者，台灣的記者都在報國內的新聞，但是誰去關心台灣這個島嶼外的世界？她認為沒有深入國際在地的新聞工作者，台灣的國際新聞都是外電給我們的，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生產的、有自己觀點的國際新聞？跟著總統出訪隨行採訪，這種新聞當然也要有人做，但是對她而言那只是點綴性的東西，無法從中真正獲得什麼資訊。

張桂越認為，長期居住在當地，深入了解當地的政治、文化、宗教與生活，才能對該國的情勢有全觀的視野，因此這樣的記者必須長期培養，但是台灣的新聞主管往往短視，只在發生國際事件的時候才派記者出國，或是期望記者在不熟悉駐點環境的情況下搶國際名人專訪，所提供報導，對其他國家、種



族的書寫都是非常刻板單薄的。

張桂越也提到她在國際間採訪的心得，她認為種族、宗教雖然讓人與人彼此形成區隔，然而一旦有人遭遇緊急危難需要救助，不管彼此之間的種族或宗教立場多麼南轅北轍，大家不會見死不救，這種感情是很自然、很國際性的本能。

節目中也提到，馬其頓長期被希臘欺侮，她的工作夥伴在希臘辦簽證時遭遇不平等待遇，她覺得非常不合理，於是便發起抗議簽署，引起馬其頓人很大的迴響；但是令她感到遺憾的一點是，當她發起聯署抗議之後，駐希臘的台灣大使館對此不聞不問，還反問她：「馬其頓對台灣並不好，為何要幫他們？」。她說，這件事是自然而然的發生的，事情就這樣落到她頭上，最後希臘外交部代表也提出道歉，不過台灣駐外單位和台灣媒體對這件事的冷漠卻讓她感到失望。

談到台灣的外交處境的時候，張桂越也提出觀察，她認為，台灣是愛自己不是愛別人，比如人道外交，當邦交國宣布斷交的時候，農耕團、醫療團馬上撤回，這種心態與策略是完全錯誤的方向。要先為別人著想、不想自己的利益，這樣台灣才能走出去，泰瑞莎修女、曼德拉總統都是這樣。

全球之聲

日本：主要政黨提案規範網路「有害」內容

原作者／Chris Salzberg 譯者／Leonard

<http://zh.globalvoicesonline.org/hant/>
 Global Voice(GVO)是一個串聯全球部落客與公民記者的網路平台，提供全球各地的在地新聞與觀點。在一片荒蕪的台灣國際新聞環境下，成為提供國際資訊的另類管道。

日本朝野兩大政黨最近分別推出兩項法案，自民黨與民主黨所提出的內容，目的都是為了立法避免網路內容「有害」18歲以下的青少年，此事在日本部落客間這幾天引起極熱烈討論。



GlobalVoices 全球之聲

世界正在傾訴，你聽見了嗎？



自民黨眾議員高市早苗於3月19日向政府遞交一項法案，要求立法「避免年輕人瀏覽網路上有害資訊」，以維護「年輕人的健全教養」；幾天後的4月2日，民主黨高井美穗也呈交一份法案，希望創造「孩童能安全使用網路」的環境，部落客指出，兩項法案都比去年底通過的法律更加嚴格，當時的立法是強制為未成年者的手機過濾資訊，但除了

《朝日新聞》有一篇報導，此事似乎完全未獲主流媒體注意。

在兩項法案推出之前，日本對網路規範已愈來愈多，但部落客認為相較於過去立法，此次兩名眾議員的法案管制更加深入，Osakana Blog的未識魚指出：

三月中旬至下旬間，一項新法案企圖封堵18歲以下者接觸到網路「有害資訊」，《朝日新聞》的報導對此稍有介紹，但除此之外，主流媒體上看不到任何訊息，或者說，平面媒體人士完全未意識到這項法案的危險，也有可能他們知道這項法案極危險，卻假裝毫無所悉。

他之後回顧過去一個月的發展：

1. 自民黨高市早苗議員提出法案細項，指「法案希望避免年輕人瀏覽網路上有害資訊，以維護年輕人的健全教養」（此為全球之聲依據法案自譯，非議員提供），內容相當完整，池田信夫教授表示，警政單位顯然在背後擬定法案，且法案也有許多警政單位參與的跡象（網路咖啡法案第12條）。

2. 民主黨眾議員高井美穗亦提出「一項法案，要改善網路環境，讓孩童可安全使用」（若各位翻閱「國會議員要覽」，其中列出兩位議員的國會聯絡電話，可以發現兩人辦公室恰好在隔壁）。

3. 兩項法案都是為了徹底過濾網路「有害」資訊，讓年輕人無法接觸到，避免「與性相關的價值受到有害影響」，或是「造成嚴重心理創傷」。

4. 兩項法案選在眾議院如此混亂時刻提出，（自民黨眾議員也表示）自民黨法案可能會快速通過。

他指出法案最令人擔心之處包括：

1. 內閣成立的「青少年健全育成推進委員會」最多只有五名委員，將負責制定網路內容是否有有害的評量標準，外界幾乎不可能對這套標準提出異議。（第19條至第31條）

2. 未來若網站內容達上述標準之「有害」條件，負責人必須對整個網路實施會員制，使青少年無法直接瀏覽相關內容，或是在網站上裝設過濾軟體。（第3條第1項）

3. 所有網路服務與應用服務提供者都必須刪除有害內容、暫停有害服務，若違法將處罰款，將網路內容移除。（第3條）

4. 個人電腦與行動電話製造商必須在產品上，強制安全符合國家標準的過濾軟體或過濾裝置。（第5條與第8條）

池田信夫教授向來強烈批評政府對網路的規範，他在一篇於3月3日發表的文章提

到（還有一篇英文文章）：

首先，「對青少年有害訊息」的定義很廣，條文中有許多模糊字眼如「有些東西造成」，以及「有些東西對：形成危險」，都等於擴大「青少年健全育成推進委員會」的裁量權。

最大問題在於第9條與第10條的行政處分，以及第51條的罰則，行動電話產業早已自行在產品上裝設過濾機制，且少數業者便已寡占市場，根本不需要政府干預；全國有超過2000家網路服務供應商，政府根本不可能監督所有廠商並一一發出糾正令，未來政府對網路服務供應商很可能出現「殺雞儆猴」現象。

池田教授所提到的自民黨法案條文如下：

第9條（糾正令）：主管之閣員有權向網路服務供應商發出糾正令。

第10條（現場檢查）：主管之閣員可進入網路服務供應商的營業場所，檢查營運情況、文件與其他物品。

第51條（罰則）：違反第9條與第13條事項者，將處以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100萬日圓以下罰款。

還有許多部落客也在討論這兩項法案，部落客ess擔心有些「邊緣」孩童依賴網路聯絡與尋求援助，法案不知道會造成什麼影響，並嘲諷地說：「如果不懂得選好的政治人物，根本不可能保護孩子」；部落客rational-irrational也擔心將「同性戀關係」列為「有害內容」；社會網站Rambling上的namekawa01也問，若新法案生效實施後，政局是否要回到「新的1955年體制」；OhmyNews Japan從高市議員的發言中，整理自民黨法案的內容，CNET則提供自民黨版與民主黨法案的內容整理。

網站來源：<http://zh.globalvoicesonline.org/hant/2008/04/22/1059/>

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

從龔濟（張作錦）的一篇投書文章談起

文／郭力昕／文化評論者

總統大選馬英九勝出後至今，媒體有許多檢討兩黨與台灣政治前景的聲音，也有一些在各報的投書文章，省視藍綠媒體在此次大選中的效應。近日兩篇出自資深媒體人的投書，都從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被要求要負責民進黨的敗選開始說起；一是前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林照真的〈談話節目偏頗，選民皆輸〉（中時，2008/4/1），另一篇則是前聯合報總主筆張作錦、以龔濟為筆名所寫的〈要政治退出媒體，不如媒體退出政治〉（聯合報，2008/4/4）。

林照真根據其目前任教的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學生，在選前對各家電視談話節目的一個月觀察結果，說明其實藍綠各台的談話節目，問題都一樣，它們一起摧殘著台灣的選舉政治和公共領域。她的同事魏鈞教授，也在與林文同一天的蘋果日報投書裡，根據這些觀察紀錄具體指出，「文茜小妹大」、「頭家來開講」與「2100全民開講」，和「大話新聞」一樣，其實都是特定政黨／候選人的助選機器。

然而，曾長期主掌聯合報社論版的龔濟先生，在其投書裡，則依照其一貫的政治觀點和高蹈腔調，只評論三立、民視、和未直接點名的自由時報，如何由於其政治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而令民眾反感、對民進黨之敗選大有「貢獻」。言

下之意，好像這位退休的資深總主筆，從來沒注意到TVBS、中天、中視、和他自己曾服務的聯合報等等媒體，用同樣的媒體邏輯，對國民黨勝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龔濟進一步評論，政府想箝制媒體是一種規律，但國、民兩黨過去控制媒體的程度和意義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以停刊、吊照、判刑等手段逼迫媒體屈從，因此「新聞界是無奈的，只能說可憐」；而民進黨執政後的綠營媒體甘願被政府誘之以利，則「已流於可恥」。意思也就是，國民黨執政時的所有媒體與媒體人，都能拒絕成為執政黨傳聲筒的任何形式的利誘，而純然只是不得不從，因此他們是有格調的。龔濟還認為，民進黨執政後，「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其毫不掩飾的作風，得心應手的程度，較國民黨『進步』多多」。

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末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這樣的歷史產物，我借用龔濟先生的詞，「只能說可憐」，其實無法也不必再做計

較。我在乎的，是在像聯合報這類媒體裡，極具代表性的龔濟的文章中，至今仍不斷製造並強化的一種話語效果；一言以蔽之，即強勢語言／文化裡所生產的一種「偽理性」的話語和政治效應。

回到交大學生的電視觀察結果。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個集體觀察計畫，與林照真、魏鈞的觀察結果整理，具有一定的研究調查意義，那麼藍綠陣營的啦啦隊媒體，對於製造選舉中「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的民粹式動員效果，其實並無明顯差別。當然，民進黨的大敗，主要似乎應歸咎於該黨執政的成績太差；但是對執政成績、以至於陳水扁總統個人作為／形象的評鑑，難道與媒體如何製造、引導話語沒有關係？我毫無意願幫陳水扁與民進黨卸責，並且認為他們面對內外挑戰的集體無能，應該被這樣的選舉結果教訓。但我認為這些不同的意義與評鑑，不能混同在一起看待。

無論依據交大學生的、和我過去以來自己的觀察，不但藍營電視台（與收音廣播電台）的所謂政論談話節目，和綠營的電子媒體一樣，聯合報的大小社論與讀者投書版裡的言論內涵，也與自由時報裡同樣功能的文字無異，其差別只在藍綠立場上的對立而已。在同樣吸引、鞏固著各自陣營裡鐵桿閱聽觀眾的集體亢奮、

顏色族群再確認、或同仇敵愾情緒之餘，這些藍綠媒體最後的區別，是否結果在於他們對所謂「中間選民」所產生的反感／好感之閱讀或視聽效果？也就是龔濟所說的，綠營媒體之偏頗、挑撥、激進，「在在令民眾反感」這個效果上。

以報紙投書版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廣場」裡的投書文章，比較常看到語言直接、未經修飾的意見，而聯合報的「民意論壇」裡，像龔濟這樣立論偏頗、對事實與歷史做選擇性強調或忽視、但文字犀利引經據典振振有詞的文章，則是常見的內容。再看電子媒體，電視談話節目主持人與那些名嘴們，藍營的多半以比較沈穩冷靜的普通話／國語進行表述或表演，綠營則幾乎一律以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執政時）視為粗俗且曾被禁用的閩南語為之，無論他們在做理性陳述或激情表演。也有藍營媒體主持人或名嘴，故意以閩南語講話，以製造泛藍立場並不限定在外省族群的效果，如唐湘龍、陳揮文等；或者，以相當標準的國語能力、以增其理性思辯能力之「印象分數」的閩南人，如陳文茜。

粹的；能引經據典、或轉個彎諷刺人的書寫文字是理性的、高級的，直接開罵的、無文字雕琢能力的書寫是民粹的。而因為「理性媒體」的訴求或影響對象，是台北政治文化圈與中產階級社群的讀者，也就是普遍能夠介入或左右國內意見市場的這群人，這個邏輯就讓藍營媒體，普遍取得了一「理性」的執照，與廣泛地發揮其對「中間選民」之較大影響力的效果。

這種話語效應的延伸，就會是：北部是理性的，中南部是民粹的（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支持藍營的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一般市民或台北知識菁英）；泛綠陣營的政治動員是訴諸民粹的（因為他們總在集會時悲情嘶喊），而「紅衫軍」則是理性自主的反扁民眾集結（因為他們的示威方式有創意語言、有嘉年華造型與歡笑、場地乾淨、井然有序）；或者，斯文禮貌英語流暢的馬英九是理性的，而似乎做為其極端之對照者、講粗口的莊國榮，則顯然毫無疑問是民粹的（儘管他們兩位都是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法學博士）。

我要聲明，對莊國榮教授在競選場合的出言不遜，我個人並不認同，更不認為這種說話方式，可能為他帶來的某種群眾中的英雄感或成就感，是什麼值得稱頌的境界。我關切的是，莊國榮事件反映的意義，是（泛藍）媒體和

藍營支持者，可以將粗口的個人道德問題，全面上網為政治與選舉裡最巨大、最優先的議題，而以此遮蔽其他太多更需要議論的政治道德議題。這個媒體政治效果得以達成，就不能小看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和這種偽理性愈加明顯出現的法西斯肅殺氣息。

偽理性是理性政治的另一個殺手，鯨吞蠶食著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動能。台灣媒體改造的工程，恐怕也必須及於做為實質主導者政治菁英與其他電子媒體的報紙媒體。做為偽理性之媒體語言的長期受害者，我們恐不能夠再以壓抑的方式面對，而讓那些玩弄這套語言邏輯的人，繼續得便宜還賣乖（是的，我們得要問龔濟先生，究竟是誰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要魔高一丈呢），讓這個社會不斷處在集體性格扭曲、壓抑、或者張狂的狀態，讓他們成為永不需輪替的「全民最大黨」。那些無法跳脫歷史限制與經驗包袱的上一代人，讓他們走入歷史，無須再與之計較，但是我們得終結他們遺留、甚至還在不斷製造的這套媒體文化。

2008 冬季媒觀營隊紀實

2008 卯上主流 媒體與文化行動記者營 主辦單位：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文／陳雅萱／媒觀志工、台師大社教系新聞組學生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媒觀營隊，上一次參加時我還是坐在小隊中的學員，這次則是以媒觀志工的身分參與。還記得，上一次是在夏日的艷陽底下帶著學習如何「卯上主流」的心情參加，這次則是在淡水的低溫裡「冷」眼看別人卯上主流，感覺非常不同。

媒觀營隊總是能帶給學員非常大的思考空間，至少有兩次參與經驗的我是這麼認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講師們從廢娼事件說起，配合欣賞紀錄片《老查某——白蘭和她們》，引領學員們反思性工作是否應除罪化、合法化，政府對性工作者的就業輔導機制究竟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從課後提問與討論中學員的熱烈反應就能知道，這堂課已在他們心中投下了震撼彈，就像上次營隊中「風信子協會」帶給我的強烈感受一樣。

《經典雜誌》撰述童實珊和學員分享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採訪經驗，苦勞網記者江一豪分享他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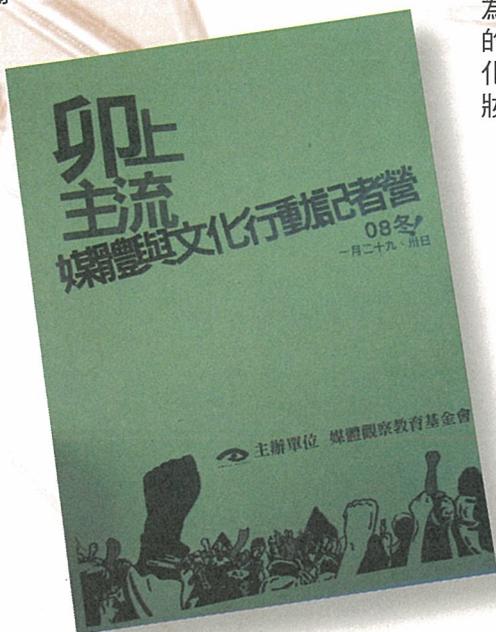
緬甸拍攝的攝影作品，以自己當過搬家工人、蘋果日報記者的經驗，說明他當記者的目的是一「希望透過書寫或鏡頭幫某些人說話」，兩位講師都提供了學員在主流媒體工作外的新視野。

《獨立特派員》節目製作人吳東牧透過「消磁的正義」、「樂生院」等實際的採訪經驗，和學員分享如何撰寫採訪企劃案；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愷欣則讓學員徹頭徹尾的認識環評，思考環評究竟是開發行為的化妝師，還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張懸的搖滾夜也帶給大家輕鬆又富有意義的體驗。

我認為，這次營隊最精采的地方，就是小隊分組報告採訪大綱的部份，這次營隊的學員們背景迥異，大多來自非新聞傳播科系，在兩天的

課程轟炸和有限的討論時間中要擬出採訪大綱，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個小隊都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想關心的議題，還蠻令人感動的。

我想，或許這樣的營隊帶給學員的，不僅是營隊結束後的那份熱血與感動，更是一種不間斷的審視主流社會及持續關心弱勢團體的使命吧！



文／李佳欣／台大新聞所研究生

「卯上主流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把心中那把界定主流、非主流的尺收起來。」這是參加媒體第二次「卯上主流記者營」後，最深的感觸。

第一次參加媒體觀摩營，也是第一次擔任媒體的工作人員。一方面，一直很想找機會為媒體貢獻一點力量，另一方面，是對營隊主題很感興趣。所以，在期末報告難產之際，硬是要當個小隊輔，好借工作之名，行參加營隊之實。

跟其他談媒體批判、認識多元文化的營隊不太一樣，媒體談如何「卯上主流」，不是邀大家來「對抗」或「敵視」主流媒體，而是希望和未來可能進入主流媒體的朋友們談談如何在主流中關切多元議題、實踐理想。

這正好是我接受傳播教育後，常常面臨的一種衝突與矛盾，雖然嚮往新聞工作，但在學校裡談越多媒體批判、多元文化與弱勢權益，心中區隔主流／邊緣的界線就越明顯。一切以商業利益優先的媒體本應是發揮所學的舞台，但是對一個自認關心非主流議題的人來說，「那裡」卻常常是我們不知該不該踏上的戰場。

結果出乎我意料之外，給我答案的人，不是任何資深媒體前輩或者民間團體，而是這次營隊最熱門的人物「張懸」。她談到進入「主流」唱片公司的心路歷程，讓我重新思考面對主流的態度。

張懸說，一開始她總是覺得自己屬於非主流，與其他人格格不入，因此與其他工作夥伴產生緊張的關係。後來她漸漸發現，是心中那種先將自己視為「非主流」的感觸阻礙了改變的可能性。「我終於明白許多媒體為何不重視我說的話，因為他們已經認為你就是邊緣。」這句話，讓我很有感觸。

過去的幾年中，我也常常感到自己對社會運動關心越多，認識越多非主流的議題、團體，越容易對關於主流的事物產生抗拒。當然，保持一定的批判意識、堅守理想是對的，可是若選擇進入主流做改變，可能最先需要改變的是自己的態度，因為你將不是與過去一樣站在一種對抗的位置。

進入主流，就要有心裡準備，身旁的人不再是過去跟你相同理念的人，而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改變，便顯得十分重要。張懸提醒我們，儘管抱持著理想，但絕對不可能一開始就以這套理想棲身。她說，「有的時候我們需要為身邊其他的人著想，有的時候要與夥伴真誠的溝通。畢竟，要推動自己所堅持的東西，是需要方法的，不可能一直演一齣別人看不懂的戲。」

想到第一堂來講課的吳東牧大哥，即使身為製作人，也一樣告訴我們，做節目常

會面對與同事之間認知差異的困境與無力感。然而吳大哥也告訴我，這就是現實，我們不可能認為所有的人都該跟你相同的想法，只能一步一步慢慢來。

張懸當然還談了很多關於音樂與社會的想法，但是她的這段話，令我印象最深刻，突然，我似乎不那麼害怕想像未來進入職場後的情況，既然改變不會是一夕之間，作為行動者，先把主流與非主流的界線先擦掉，反而可能會更有機會在自己的興趣中，找到實踐理想的機會。

「帶著理想，用身為人的方式去嘗試，你的理想反而會變成最不可動搖的事情。」這是張懸進入主流後的感觸，也是我開始時時拿來提醒自己的一句話。



舞影者

台灣攝影記者的流轉



導演：鍾宜杰

片長：56分鐘

2006年作品／2008年發行

發行人：管中祥

贊助價：300元

贊助發行：Media Watch

導演鍾宜杰，以歷史的軸線貫穿本片，娓娓道來有關台灣攝影記者的流轉演變。在片中，將攝影記者分成三個斷代：一是「戒嚴時期」；二是「黃金時代」；三是「消費社會」。利用當時的歷史事件與大環境結構的演變勾勒出攝影記者的身影，從威權時代下老攝影記者的溫儒個性；到解嚴時期中，面對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攝影記者們，是如何用最真實的影像作為社會參與；到了當代，有著中產階級習癖的攝影記者，又如何能在商業媒體洪流的控制與緬懷過往美好的情緒下邁進。

影像背後的暴力

文／管中祥／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傳統以文字為主的新聞報導，新聞圖片只是配角，攝影記者的地位並不受重視。隨著圖像式編輯的興起，報紙越來越重視照片、表格、模擬圖片的呈現，新聞圖片佔有更大的篇幅以及更重要的版面，不過，攝影記者的地位卻沒有因此改變。

新聞圖片的呈現有時卻比文字報導更易引發爭議，例如，2006年年底，蘋果日報刊出邵曉鈴車禍受傷的照片，引發公民團體的抗議，認為新聞照片使用應顧及倫理及當事人權益，雖然公民團體矛頭指向蘋果日報本身，而非個別記者，但攝影記者對此抗議行動則有不同的看法。

新聞影像是奇特的，是紀實，也是記憶；是美感，也是暴力；是利器，也是商機。更有趣的是，一張照片來就有各種解讀，特別是不同位置與立場者對於照片自然會有差異的看法，甚至對立，特別是新聞價值與人權價值衝突時，有時更是劍拔弩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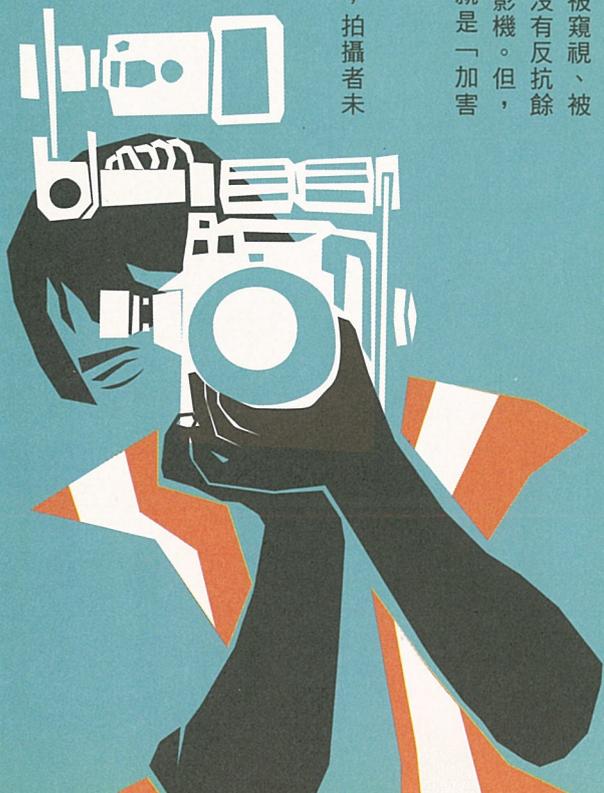
被拍攝者，有時是複雜新聞攝影權力網中的最弱勢者，他們被拍、被觀看、被窺視、被定義、被暴力相向，然而，通常沒有反抗餘地，因為，他沒有像槍一樣的攝影機。但，難道拿著槍／攝影機的戰士們就是「加害者」？或者，就不是「受害者」？

新聞影像的構成與使用雖有爭議，拍攝者未必能理解被拍攝者不舒服的感受，但在攝影記者這端，拍與不拍都是無奈，影像生產過程中的暴力，以及媒體工作者如何面對暴力的過程，更需要社會的理解與關切。

因為新聞圖片的生產是個複雜

的過程，攝影記者往往只是負責影像最初的拾取，背後有著更複雜的權力關係，記者的處境被壓縮成一個個環節緊密扣住，不明確的編輯政策、媒體的商業機制，也都形成了一種暴力。換句話說，線上的攝影記者、閱聽眾、新聞編輯、媒體主管、媒體老闆、被拍攝者交雜成綿密又相互推諉與指責的權力網，只是，大家的視野往往只限制在記者與觀眾之間，因為他們最直接、最顯著、最有感覺、最好辨識。然而，隱藏其後的商業與內在權力關係，主管及老闆的偏好，以及整體的媒體競爭機制才是左右圖像如何呈現的最重要關鍵，但，她的形象總是模糊。

台灣媒體不像八〇年代末期讓媒體工作者有較大的實踐理想的空間，新聞工作者在剝削式媒體環境中被迫工具化的問題更為嚴重，有理想的新聞人面臨到挑戰與壓力遠甚於解嚴初期，只是理想的實踐無法真空，需要更多場域內工作者及社會的力量挑戰體制，否則不僅理想難以實踐，新聞工作者也繼續成為工具化的代罪羔羊。如何改變？就從了解「舞影者」開始吧！



媒觀行腳

整理／吳儒佳

※每週五 18:10-19:00 教育廣播電台製播「媒體觀察站」
 ※發行「媒體觀察電子報」及不定期特刊



壹月

02

04

09

10

16

18

- ◎卯上主流－反媒體與文化影展：台北小小書房場次「卯上麥當勞」。
- ◎宜蘭社區大學媒體識讀課程之十二「課程回應與討論」。
-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對自由時報「照片造假」事件聲明稿。
- ◎宜蘭社區大學媒體識讀課程之十三「實際教學研討與製作」。
- ◎97年度第一季兒少優質節目結果公佈，客家電視台表現佳。
- ◎宜蘭社區大學媒體識讀課程之十四「實際教學研討與製作」。
- ◎卯上主流－反媒體與文化影展：台中浮現藝文展演空間場次「卯上麥當勞」。
- ◎媒體觀察專刊000出刊。

26

27

28

29

30

02

0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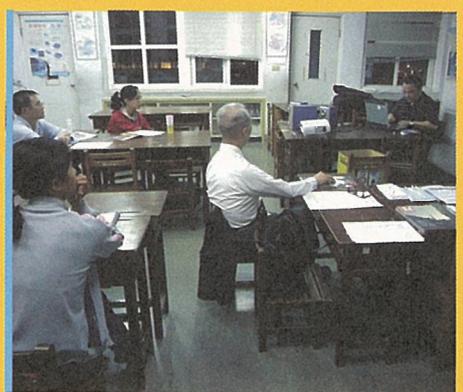
17

貳月

- ◎第三屆第六次董事會。
- ◎2008卯上主流營隊。（兩天一夜）
- ◎2008卯上主流營隊。（兩天一夜）
- ◎協辦【紀錄的運動，運動的紀錄】公民行動影音工作坊（鹿港場）。
- ◎協辦【紀錄的運動，運動的紀錄】公民行動影音工作坊（鹿港場）。
- ◎協辦【紀錄的運動，運動的紀錄】公民行動影音工作坊（鹿港場）。
- ◎中山高中演講。
- ◎出席黃烈火基金會「新五拳運動」第一屆大專青年民主體驗營」。



圖片來源：http://blog.roodo.com/localvoice



圖片來源：http://pcmwatch.blogspo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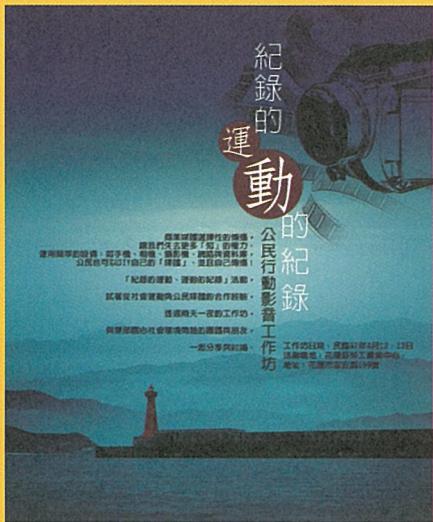
圖片來源：民視

肆月

參月

04 03 01 27 25 20 19 18 14 13 11 07 05 04 27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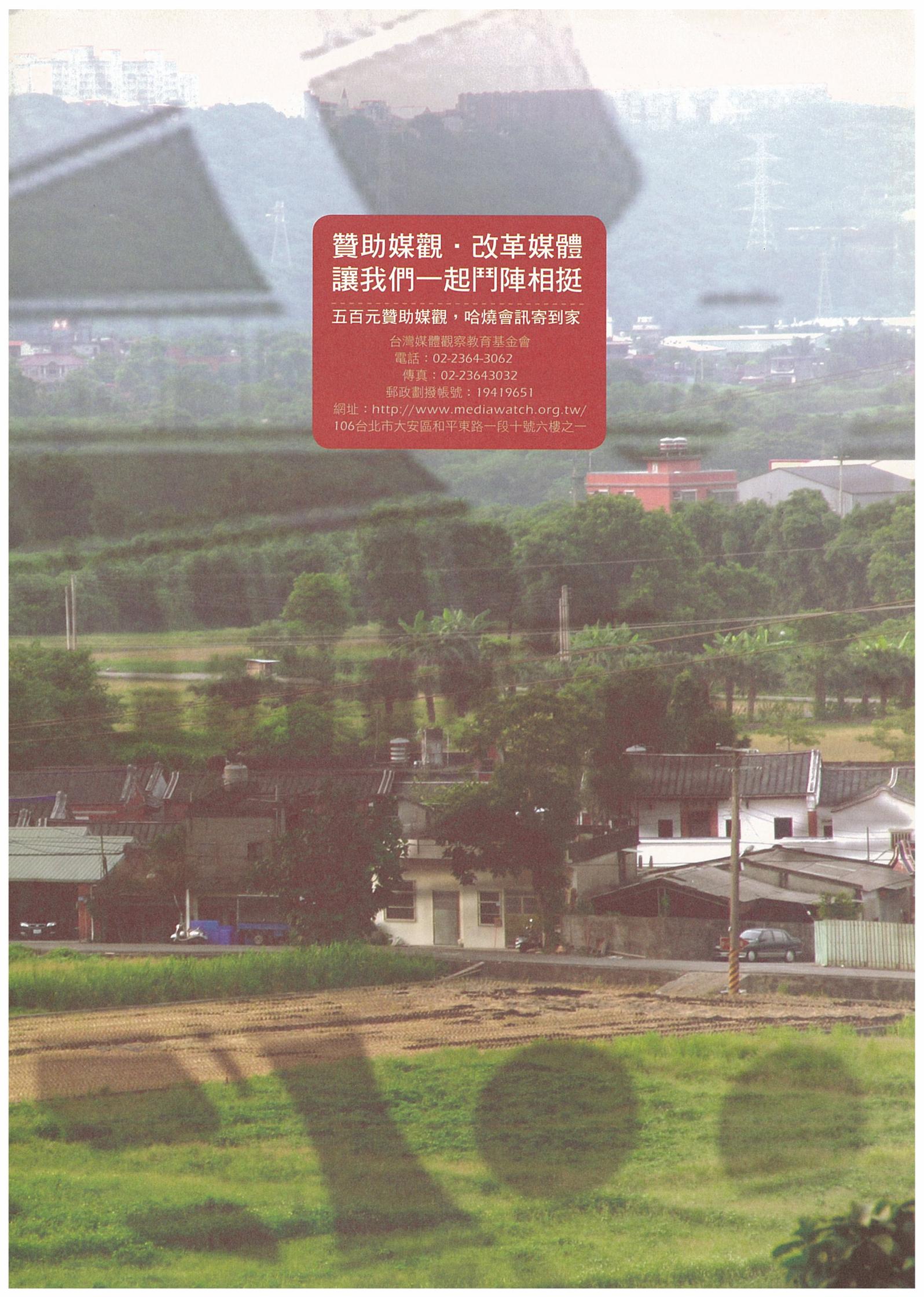
- ◎ 出席 2008 台社論壇之一：「面對新政權的運動形勢與前瞻」座談會。
- ◎ 出席教育部國教司「提升學生媒體素養能力」會議。
- ◎ 宜蘭社區大學「了解你生活中的故事－影像悅讀、紀錄、書寫」課程（一）。
- ◎ 「看！媒體－媒體報告」08出刊。
- ◎ 日本關西大學到訪。
- ◎ 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媒體改造學社、傳播學生鬥陣共同發起反置入性行銷連署。
- ◎ 宜蘭社區大學「了解你生活中的故事－影像悅讀、紀錄、書寫」課程（二）。
- ◎ 板橋社區大學「看媒體、讀媒體、做媒體」課程（一）。
- ◎ 公民媒改聯盟呼籲：行政院提名之CC委員應以公眾利益為重。
- ◎ 宜蘭社區大學「了解你生活中的故事－影像悅讀、紀錄、書寫」課程（三）。
- ◎ 針對民視連續劇《愛》遭民眾質疑有置入性行銷之嫌一事，本基金會聲明。
- ◎ 出席衛星電視公會新聞自律委員會會議。
- ◎ 出席「媒體，你還能忍受被置入多久？公布」推動總統候選人承諾反置入式連署」結果－記者會。
- ◎ 板橋社區大學「看媒體、讀媒體、做媒體」課程（二）。
- ◎ 2008 春季媒觀講堂開始報名。
- ◎ 宜蘭社區大學「了解你生活中的故事－影像悅讀、紀錄、書寫」課程（四）。
- ◎ 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公民週講座「媒體現象『媒』沉愈下？談台灣的新聞媒體與民主政治」。
- ◎ 板橋社區大學「看媒體、讀媒體、做媒體」課程（三）。
- ◎ 宜蘭社區大學「了解你生活中的故事－影像悅讀、紀錄、書寫」課程（五）。
- ◎ 板橋社區大學「看媒體、讀媒體、做媒體」課程（四）。
- ◎ 本會協辦，台北縣文史協會主辦「2008 台灣地方志影展」開始。（至4/27）



2008電視妙管家春季社區巡迴講座

媒什麼!?

- 08 ◎宜蘭社區大學「了解你生活中的故事—影像悅讀、紀錄、書寫」課程(六)。
- 09 ◎97年度第2季優質兒少節目結果公佈,數量多品質佳。◎桃園市慈文國小演講。
- 10 ◎板橋社區大學「看媒體、讀媒體、做媒體」課程(五)。
- 12 ◎協辦「紀錄的運動,運動的紀錄」公民行動影音工作坊(花蓮場)。
- 13 ◎協辦「紀錄的運動,運動的紀錄」公民行動影音工作坊(花蓮場)。
- 15 ◎宜蘭社區大學「了解你生活中的故事—影像悅讀、紀錄、書寫」課程(七)。
- 17 ◎板橋社區大學「看媒體、讀媒體、做媒體」課程(六)。
- 18 ◎媒體觀察專刊09出刊。
- 19 ◎中山大學傳管所演講。
- 22 ◎宜蘭社區大學「了解你生活中的故事—影像悅讀、紀錄、書寫」課程(八)。
- 23 ◎2008春季媒觀講堂(一)——翻轉媒體:假另類真主流。
- 24 ◎板橋社區大學「看媒體、讀媒體、做媒體」課程(七)。
- 28 ◎北投社區大學公民週講座「媒體監督的下一步—性別你我他」。
- 29 ◎大安社區大學公民週講座「別讓媒體綁架你的孩子—淺談家庭媒體識讀教育」。
- 30 ◎松山社區大學公民週講座「和孩子分享媒體經驗—淺談家庭媒體識讀教育」。
- ◎士林社區大學公民週講座「媒體現象『媒』沉愈下?談台灣的新聞媒體與民主政治」。
- ◎內湖社區大學公民週講座「媒體與公民社會—問題與出路」。
- ◎南港社區大學公民週講座「媒體監督的下一步—性別你我他」。
- ◎大同社區大學公民週講座「性別雙眼,透視媒體」。
- ◎樹林三多國小演講。
- ◎2008春季媒觀講堂(二)——王建民現象:媒體與運動全球化。



贊助媒觀 · 改革媒體
讓我們一起鬥陣相挺

五百元贊助媒觀，哈燒會訊寄到家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電話：02-2364-3062

傳真：02-23643032

郵政劃撥帳號：19419651

網址：<http://www.mediawatch.org.tw/>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十號六樓之一